

海上

迷宫

==4==



長篇  
社會  
小說

# 海上迷宮



五  
上海  
出版局書局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出版

長篇社會  
香豔小說

# 海上迷宮

(全書四冊) 定價銀四元

著作者 春 繭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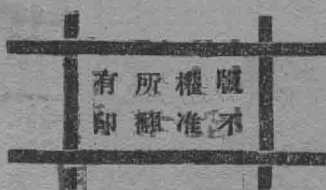
評點者 王 小 逸

繪圖者 胡 瘦 竹

出版者 滬 濱 書 局

發行者 滬 濱 書 局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不准  
翻印

總經售處 上海

英租界  
交通路

## 民治書店

社會  
水說

# 漆上迷宮

著作者 春蘭生

## 第三十九回


憂嗣續賢婦求醫 滅倫紀醜人作怪

話說顧本立的夫人。因為嫁了多年。還沒有生下一男半女。所以心裏急得甚麼似的。求神問卜。也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錢。也是合當有事。偏有個小姊妹來告訴他說。八仙橋地方。有個醫生。專會治婦人家不生子女的毛病。有許多女人嫁了十幾年。連屁也沒放過一個。經這位醫生三個手指往氣息上一搭。不到一年。便生下一個又白又胖的兒子來。也有女人家年紀已經六十多歲。月經都停止了。有

第三十九回

憂嗣續賢婦求醫

滅倫紀醜人作怪



二十年。經這位醫生一貼藥用下去。說也奇怪。那多年不來的月經。居然又會按月來潮起來。你說這事情奇也不奇。列位呀。上海是個五方雜處的社會。滑頭醫生自然容易存身。儘有許多醫生登的廣告。發的傳單。上面說得天花亂墜。那知道他連湯頭歌訣都沒讀熟。便老着面皮掛起招牌來。橫豎俗語說得好。叫做藥醫不死病。反過來說。要是吃藥吃死了人。可以用一句死病無藥醫的話去抵制他。的。上海的醫生界裏。真是黑幕重重。顧本立的夫人。如何會明白這道理。他正在望子心切的當兒。這種無稽之談。自然往耳朵裏直鑽。當下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問明了這醫生住處。一輛黃包車。逕自往八仙橋而來。及至走進弄堂一看。這弄堂又黑又髒。那牆壁上又被



一般黃包車夫和小工。隨意小便。澆得生了一重黃顏色的東西。又因爲這八仙橋鄰近小菜場。所以也可以算是衝煩疲難的所在。來往的人。一天也不知有多少萬。這班走路的人。有的剛在茶館裏出來。多喝了茶。小肚子裏不免發脹。有的又因爲打了一兩回野雞。傳染了白濁症。那生殖器。便好似沒有修理好的自來水龍頭般。只管的一搭的搭滴個不住。走路走急了。便一般的要找個地方來排洩。排洩。這條弄堂。便成了個衆妙之門。一個剛掖好褲子去了。一個却又撩起前襟。握上來補缺。川流不息。直澆得那牆腳邊。雨淋水潦般。再也容納不住了。便逐漸把容納水量的區域擴充開去。後來索性一條弄堂完全成了臭鄉。終日濕漉漉的。簡直連腳都插不下去。



第三十九回 憂詞續賢婦求醫 滅倫紀醜人作怪


四

那顧本立的夫人到了這個所在。望了一望。只叫得一聲苦。原來自己脚上。剛正在小花園買了一雙黑緞子綉紅花的新式鞋子來。穿上脚還不到三天。要是在這個弄堂裏踏上幾脚。眼見得兩塊錢是白花的了。所以站在街口。只管臉朝着這一片黃澄澄的澤國發呆。可是生兒子事大。踏躡一雙鞋子事小。自己已是從老遠的路跑得來了。萬不能爲小失大。入寶山空手而回的。主意打定。便硬着頭皮。一手掩住了鼻子。一手掖起了裙角。一脚一脚。只揀比較乾淨些的路走去。却也有許多排洩的人們。見有娘兒們走進這衙堂來了。他們不但不知道把這種見不得人的形狀。遮掩些兒。他們反而惟恐這娘兒們瞧不見。索性挺起了小肚子。一發好似救火會練習救火。





般把高度格外提了起來。還有幾個人。却只管用手搖個不住。水痕飛濺。也不知道他們是甚麼用意。顧本立的夫人。本來是懂得非禮勿視的。他生平從沒有瞧見過這種狼形的男子。只嚇得心頭突突的亂跳。事到其間。也是沒法。只得低着頭。只做沒有瞧見。便匆匆地握身而過。好容易才找到了那醫生的住所。只見是一上一下的房子。天井裏腳桶馬桶橫七豎八的擺着。六扇玻璃門窗。那玻璃在木匠把他裝置上去的辰光。曾經用抹布擦過一次之後。簡直就沒有第二次和抹布親近過。煙薰火炙。本來透明的。此刻却比糊了一重皮紙。還要覺得關防嚴密些。這玻璃門窗裏面。打橫放了一隻半桌。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穿短衣服的老頭兒。見了顧本立的夫人。便招



呼道要看病。先在這裏掛號。顧本立的夫人。便問要多少錢。那老頭兒見這女太太是第一次光降。便架起老花眼鏡。向他打量了好一會。才回答道。診金一元。號金兩角。顧本立的夫人依言。在口袋裏掏出了一塊兩角錢來。給了那老頭兒。那老頭兒還怕這洋錢或者是夾銅的。所以在桌上丟了一丟。見一些破綻都沒有了。才放好在抽屜裏。擺一擺手。教顧本立夫人坐下。顧本立的夫人留心四下打量時。只見這客堂裏烏黑黑的。連一點陽氣也沒有。不覺把一個興緻。好似在冷水裏浸浸了一般。失望得甚麼似的。正在懊悔來得太鹵莽時。忽聽那老頭兒拉開他的破毛竹喉嚨喊道。有人看病啊。又聽得樓下彷彿有人嚶嚶似的答應了一聲。良久良久。才從樓梯上走




了一個人下來。只見這人一項瓜皮尖頂帽子。却有半頂合在眉毛上。探着一雙拖鞋。雙手却捧了一個水菸袋。那一雙袖口。鎖火在桌子上擦。所以油光漆膩。推了有四五分厚。簡直是光可鑑人咧。顧本立的夫人留心打量這人年紀時。見他比那老頭兒輕了不少。面貌却生得一般無二。誰也分別得出這二人是父子。只見這年紀輕些的人。繃着眉頭向顧本立的夫人望了一眼。便問道。是你看病嗎。顧本立的夫人點了點頭。心想這個大概算是醫生了。只見這醫生又問道。什麼病。顧本立的夫人見問。才把自己因為沒有生育過。急於要生下一男半女來。所以依着小姊妹的指點。來請你先生開個藥方的一番話說了。這醫生見是要生兒子的。臉上這才有了些笑容。



把那手裏的水菘袋。拚命價抽了一口涎。汨汨汨。把自己專醫人家不生子女的病。怎樣怎樣靈驗。那裏的女太太。吃了我的藥。一胎便生了個孳生子。那裏的少奶奶。吃了我的藥。到今年才只三年。便生了三個兒子。這一番丑表功表罷。果然把顧本立的夫人。說得有七八分相信了。這醫生究竟也是個老江湖了。知道顧本立的夫人。被自己一番說話。說得信仰心提起來了。便開條斧道。不過我這裏看不生兒子的病。有個規矩。最好包給我看。我這裏有一服祖傳秘製的藥。只要拿去每天吃一頓。不出一月。包你得胎。百試百驗。可是我的藥。藥本很是昂貴。所以先要講明在先。一總要多少錢。先付一半。還有一半。可以等生下了兒女再來付的。顧本立的夫人道。但不知



要多少錢。請你先生說一個數目出來。我好忖量忖量。那醫生道。我這裏定例。生兒子的藥。每料大洋壹百塊。劃一不二價。顧本立的夫人道。要是不靈便怎樣。那醫生把頸子仰得高高的。笑了一笑道。我這個藥。百發百中。那有不靈之理。你要是不信。我可以立個保單。給你。如若半年以內。還不得胎時。你付的五十塊錢。我可以加倍奉還。不過你要是得了胎。還有五十塊錢。便該就來付訖。這醫生說得這般硬法。顧本立的夫人聽了。不由得心花怒放。把平常本來是精明強幹的。如今爲了養兒子的心太熱烈了些。也不暇考慮這醫生的話。有無破綻。只覺得現在有着這樣一個機會。倒不可錯過了。便道。但不知你先生這個價錢裏頭。能不能公道些兒。那個醫生躊躇了。



半响才說道也罷。念你路遠迢迢的跑得來。不能教你失望過去。我這裏索性大開方便之門。就讓了你一個八折罷。不過這是我特別優待你的。你却不可向旁人說。就叫做只此一遭。下不爲例。你若要還價時。我可沒有這空功夫來和你多費唇舌。恕不奉陪了。這醫生說着。又做出捧了水煙袋。要回到樓上去形狀。顧本立的夫人便急了起來。生怕得罪了這醫生。豈不把一個兒子犧牲掉。虧他急得臉漲通紅的說道。依你先生的話就是了。一面說。一面便從小皮包裏拿出四張十塊錢的鈔票來。交給了那醫生。那醫生點明白了。這鈔票數目不錯。才放下煙袋。把鈔票塞入自己口袋。又大聲分付那個掛號的老頭兒道。真是豈有此理。客人來了。茶也不倒一碗。那掛號



的老頭兒聽了這話。只得顛巍巍的站了起來。就在掛號的半桌上。檢起一只垢膩堆滿的茶杯來。胡亂把袖子抹了一抹。便想拿了去。倒茶來。顧本立的夫人忙攔着道。茶倒不銷了。還是請你先生趕快。把藥給了我。讓我好早些回去罷。那醫生聽了。便向那老頭兒吆喝道。既是這樣。茶便不必倒了。趕快把藥箱打了開來。檢一瓶婦科必孕丸。給這位太太。那老頭兒聽了。諾諾連聲。也不敢違拗一句。便真個開藥箱去了。顧本立的夫人不禁十分詫異。心想就面貌看來。兩人分明是父子。可是這兒子怎麼又把他的老子呼來喝去。當奴隸看待呢。當下再也忍耐不住。便問道。這位老人家是你先生何人。那醫生見問。臉上紅了一紅。道。這是我們家一個老奴才。真是貪吃懶。



做撥一撥才動一動。我因爲念他在寒舍伺候多年。所以沒有把他攢出大門去。可是時常累得我生氣。真是生成的奴才脾氣。無論如何是改不掉的。醫生剛在說得十分得意的時候。那老頭兒檢到了藥瓶。抖抖的拿着。站在一旁。那醫生說甚麼奴才不奴才的話。他聽得清清楚楚。只見這老頭兒兩個眼眶裏。噙着一包眼淚。不住的把袖子拿來擦着。醫生便劈手把這藥瓶奪了過來。道。滾開去。這老頭兒才一面拭淚。一面蹙開去了。顧本立的夫人。瞧這情形。胸中早已雪亮。可是別人家的家務事情。也不用自己去多管。只在醫生手裏接過藥瓶來。告辭着走了。在那臭氣薰天的衙堂裏。却也不敢停留。急急忙忙走出衙來。低頭看自己那雙新鞋子時。幸喜不曾濕透。便





雇了一輛黃包車回到家裏。依着醫生分付。果然把那丸藥。每天吃一頓起來。正是

漫言乞得嫦娥藥。其奈長離倩女魂。

欲知顧本立的夫人得胎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寫上海術堂裏小便處之污穢。誠淋漓盡致矣。中國人隨地小便之風。雖賢者亦復不免。西人有諺語曰。凡華人足迹所至。卽吐痰與小便所及之處。彼紐約市至隨路吐痰有禁。犯者須罰銀一圓。而中國人則并小便而不能禁。其文野程度之相去。抑何遠甚。

顧本立夫人求子心切。遍遇江湖醫生之行騙。喪財之不足。更



第三十九回 憂嗣續賢婦求醫 滅倫紀醜人作怪

一四

繼之以喪命。作者於婦女望子心切。力深痛之。故用力描寫醫生虐待其父。蓋警告世人。不必墨守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之遺訓。生兒而不肖。固愈於不生也。惜夫顧本立夫人。親見醫生之虐待其父。而猶渴望有子。殊不知眼前妙諦。卽爲殷鑒。作者行文。心細如髮。於此等處見之。



## 第四十回

誤庸醫魂歸離恨天 羨芳姿身入銷魂地

且說顧本立的夫人。在那醫生家裏。拿了一瓶丸藥。如獲至寶般。回到家裏。立刻照着醫生的分付。每天吃這麼一頓。那裏知道這種丸藥和顧本立夫人的體質不宜。所以吃了十多天之後。肚子裏熱得如火燒般。立刻病倒了。只見他口枯舌燥。喉嚨裏乾得幾乎要分裂開來。連那兩隻眼睛都紅了。這一下可把顧本立嚇得手足無措。盤問他夫人這病的來歷時。他夫人怕說出吃錯了丸藥。要受丈夫的埋怨。所以咬定牙關。只說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顧本立無奈。只得花



了十幾塊錢去請一個醫生來。替他處方調治。上海的醫生。老實說。大多數是虛有其表。他對於病情。還沒有分別清楚。便急於坐下來開方子了。下的藥又無非是些甘草蘆根。吃下去再也不會礙事的。開完藥方。連凳子也沒有坐熱。便掉轉身軀。跳上汽車溜之大吉。十幾塊錢的診金。便進了他的口袋。他的責任總算交卸。至於這病人。看得好看不好。原要憑各人的命運。醫生是照例不問的。你想這種藥服下去有何用處。顧本立的夫人。自然病勢越變越重。眼見得只賸一口氣兒。是不中用的了。顧本立也是束手無策。只是坐在牀沿上。淌眼抹淚。想不出一毫辦法來。這時有個親戚說。中醫既是瞧了不中用。何不換一個西醫來瞧瞧呢。顧本立本來不很相信西醫的。



如今見親戚說了。他想中醫既是不會看這病。便請個西醫來。或者能挽回也未可知。當下又花了十幾塊錢。去請了一個德國什麼大學的醫學博士來。那位醫學博士一到。便立刻教他夫人把胸前衣服解開。可笑他那夫人。完全是個舊式家庭的婦女。在一個陌生男子的面前。如何肯袒胸露臂呢。那裏禁得顧本立連勸帶說。他的夫人閉着了眼睛。聽憑顧本立擺布。顧本立便替他把胸前鈕口解開。露出骨瘦如柴的前胸來。只見那醫學博士從皮包裹取出一根皮帶來。把一頭兩個牛角做的小喇叭。分開塞在自己的耳朵裏。把又一頭在他夫人胸前移動。從前胸一直聽下去。直聽到他夫人的小肚子上。那醫學博士這才發見了什麼東西似的。只管在那小肚子



第四十回

誤庸醫魂歸離恨天


羨芳姿身入銷魂地

四

上聽個不住。約莫有五六分鐘光景。才把那皮帶放好了。教顧本立把衣裳扣好。又從皮包裏取出一隻針來。在他夫人臂上針出了一滴血來。讓他滴在一塊玻璃上。又拿了一面鏡子般的東西。照在那血上。細迷了一隻眼睛。在鏡子裏細細的觀察。一會兒才算診察完畢。便吁了一口氣。又拉了顧本立一把。到了樓下客堂裏。才開言道。尊夫人的病。是中了慢性的毒。要是早一些請我來瞧。原沒甚要緊的。無奈你們來請得太遲了。這毒汁已經遍布全身。不是藥石之功所能奏效的了。況且小腸已熱得潰爛了。照規矩本來應該用手術把肚子剖開來。好將那一段潰爛的小腸割去。可是使用這手術。第一病人的身體這樣虛弱。一定吃不住。第二小腸治好了。中毒的血



液。依舊沒有法子可以醫治。而且據病情看來。這病人在一二天內。就要無救的了。就是使用手術。這時間也嫌不夠。現在我開張方子。在這裏。你們拿了到藥房裏去配來吃下去。不過可以使病人精神。提起些。好讓他有什麼話。和你們談一個暢快。至於根本上。都依然無救。你們還是趕快替他預備後事罷。顧本立聽說他夫人的病是無可救藥的了。究竟和他做了夫妻一場。結髮之情。一旦要永訣了。怎能不傷心呢。便眼淚婆婆的說道。請你先生另外想個方法救救他才是。那醫學博士搖頭道。毛病已是到了最危險的時期。就是呂純陽再世。可也沒有法子想了。千句併一句說。你們請我請得時候太晚了。要是早十天請我。這毒血還沒有遍布全身之前。救治是很



便當的。你們起先只知道信任中醫。那裏省得這種病。斷不是吃些苦茶所可濟事的。這醫學博士說完話。便在懷中取出一枝自來墨水筆來。颯颯的在一張外國紙上。春蛇秋蚓般寫了一大批外國字。交給顧本立。提起皮包。戴起帽子。道聲再會。便大踏步去了。顧本立送客回來。果然他夫人服了那醫學博士的藥之後。神志比較清醒了些。至於病勢。却一毫不見減退。隔了兩天。一口氣回不過來。便嗚呼哀哉了。顧本立從吃筆墨飯起。後來開了書坊。幸虧他這位夫人。克勤克儉。又能夠幫助丈夫處理店務。顧本立才有今日這般豐衣足食。論功行賞。這位賢內助。便是顧本立的恩人。一旦闔王老子。把他們這一時恩愛夫婦。生生拆散了。你想怎麼不教他哀哀欲絕。





呢。可是人死不可復生。顧本立也只哭了一場。便買棺材。製殮衣。才把他夫人的飾終之禮。張羅完畢。可是中年人大凡死了老婆。便好似失了臂膀般。不但自己的飲食衣服。沒人照管了。更兼回到家裏。看了那塵封鏡匣。蛛網紗窗。觸景生情。更教顧本立一刻也不能再停留在家裏。他本是個很儉樸的人。平日間一錢如命。此刻沒了老婆。便萬念俱灰。想到這銀錢是個身外之物。樂得抱着浪漫主義。一天福。一天福。一天。顧本立既然抱了這個主意。便也跟着朋友跑起子來。沒事的時候。還在跳舞場裏坐坐。這一天他剛吃了花酒。跳舞回來。不想在泥城橋畔。便遇見了他命中的磨蝎陳美雲。他時因爲變了繃夫。所以對於面孔漂亮些的女子。便格外關心。第二



天便打扮得衣服麗都。親自來奉訪陳美雲。陳美雲的母親見了。本立不覺怔了一怔。才笑着說道。是顧先生呀。若不是我眼睛光。再也不會認得的了。我們兩家不見也有七八年了。你們府上。嗎。你家嫂嫂是再也和氣不過的。怎麼不同請過來。顧本立。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你難道還不明白麼。我們女的。在今年。上。早就死了。陳美雲的母親哎呀了一聲道。真的嗎。怪不道你戴着。藍帽結子。原來嫂嫂死了。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你們。嫂嫂這樣一個人材漂亮。手脚靈快的人。怎的說死就死了呢。若不。是你顧先生自己說的。我們聽了。還以為是造謠言。要給他個耳刮。子吃吃呢。顧本立道。不談了。不談了。再談下去。我的眼淚就要忍不。



住望外濼了。我且問你。昨天我和你們美雲。在馬路上碰見的。所以知道你住在這裏。此刻陳美雲往那裏去了。怎麼倒不見他的踪跡。顧本立的話還沒說完。早瞧見陳美雲揭開門簾。跳了進來道。說起曹操。曹操就到。我原說你要來的。你怎麼到這時候才來呢。顧本立一面答應。一面留心打量陳美雲時。只見他在這個深秋天氣。却只穿了一件白紡綢的小衫。和白紡綢的襯袴。一條袴帶。也是紡綢做的。束在腰裏。打了一個結。那袴帶梢便長長的拖在外面。越發搖曳生姿。十分惹看。顧本立道。天氣已是九月初了。外面人家還有穿夾衣服的。怎麼你却只穿個小褂子。仔細受了涼。須不是頑的。陳美雲的母親接口道。是呀。你瞧他長得也是近二十歲的人了。一點寒暖



都還不知道。他總是歡喜把衣服脫輕鬆了。受了涼害起病來。躺在牀上時。又娘呀娘呀的吵不清爽了。陳美雲聽了。只是痴痴的一陣笑。也不答言。走上了一步。挽着顧本立的手道。休要聽娘的話。老年人總是這樣絮絮叨叨的。你到我房間裏來坐地。顧本立見陳美雲待他這般親熱。覺得情不可却。便依言跟着陳美雲到他的臥房裏。只見銅牀雪帳。果然布置得十分精緻。那個床中央。却擺着一付鴉片煙傢伙。陳美雲挽着顧本立的手。向牀上一推道。你且睡下來。我裝口鴉片煙你抽抽。顧本立本來不很歡喜抽這鴉片煙的。可是這會子怕拂逆了陳美雲的意思。便戰戰兢兢的躺下。陳美雲果然燒起鴉片煙來。只見他手術很是熟溜。足見他對於裝鴉片煙一道也



是很精明的了。不多一會。便裝在鴉片煙槍的斗門上。把煙槍送了過來。顧本立只得學着抽了起來。那知道抽鴉片煙也要藝術化的。非內行人再也不能對付。顧本立拚命的呼時。還是時常要把那煙燃燒起來。一口氣也沒有半口下肚。好容易才算勉強敷衍成篇。陳美雲不禁笑着罵了一聲道。飯桶。又道。我抽給你看罷。一面說。一面又裝好了一口。只見他嗤嗤的抽得十分爽利。那煙氣只管氤氳氳的從他口鼻邊噴溢出來。也不見他停歇過。也不見他被火燒着過。把這一口烟抽完了。便在烟盤裏端起一把小茶壺來。唧唧一聲。喝下一口熱茶去。才把這鴉片烟完全送入腹中。一些也沒有走漏。陳美雲到此才唉了一聲道。你瞧我抽鴉片烟。夠多們有資格。你



枉爲在市面上走走的人。怎麼連鴉片烟都還不會抽。真是枉爲算  
是時髦人了。說着。便送過一個媚眼來。向着顧本立微微一笑。這一  
個媚眼和一笑。頓時教顧本立色授魂與。週身骨節裏。格格作響。便  
搭起着問道。鴉片烟一件東西。抽進去了。又沒有甚麼味道。只是有  
些苦味罷了。我不信。有甚麼好處。你既是說一個人不會抽鴉片烟。  
便算不得時髦人。你便說說鴉片烟的好處看。陳美雲又格格笑了。  
一聲道。飯桶到底是個飯桶。連教也教不來的。鴉片烟這一件東西。  
真是比仙丹還靈。譬如你往常做小說。一天多做了幾千字。不免要  
覺着腰疼背痠。便來抽上一兩口鴉片烟。包你立刻會把精神恢復  
回來。做起小說來。更是可以飛快。這是一種。還有你如果有什麼肚



皮痛心裏痛的病症。也不消延醫服藥。只要抽鴉片烟。便包你起死回生。一些痛苦也不覺得了。陳美雲說到這裏。又想着了甚麼似的。忽地嬌羞滿面。從鬢角裏滷起兩朶紅雲來。便俯着在顧本立的耳朵上。低低的說出一番話來。引得顧本立心蕩不已。正是

從來尤物工狐媚。却惹登徒不自持。

欲知陳美雲說些甚麼話。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人到中年。室家之好。乃一日不可或缺。疾病爲之抑搔。起居爲之調節。非床頭人。其誰復能溫柔熨貼者。故中年悼亡。乃極人生慘坦之事。於是謀續膠者有之。橫決而至於冶遊者有之。非必人人盡爲薄倖。而無復故劍之思也。雙文詩云。且將再



來意。憐取眼前人。一語破的矣。

鴉片本藥品之一。稍稍近之。可以有益身體。此所以西醫多引  
用之。爲治療所需也。然而國人則吸之成癮。不但破家害身。抑  
至亡國滅種。禁烟禁烟之聲浪。亦屢聞不一聞矣。然而北方軍  
閥財政部。則持之爲收入之源。卽政商酬酢。乃亦不能免此不  
祥之物。抑又何也。豈惟恐中國之不亡。人種之不滅耶。吁。可畏  
也已。





## 第四十一回

麝馥蘭芬銀釭搖綠燄 衣香鬢影鈿轂輾紅塵

且說陳美雲俯在顧本立耳朵上低低的說道。還有一層。你們男子歡喜玩玩女人的。有時要是覺得身體虧弱。也許要不過那女的。你也不必服壯什麼丸。快什麼散。只要抽這個頑意兒一兩口。便包你可以精神百倍。便是玩上一夜都可以對付得了。你不信。你便再抽兩三口試試看。顧本立這時。耳朵裏聽了這樣銷魂蕩魄的話。鼻子裏又聞着陳美雲身上一陣陣的脂香紛膩。那魂靈兒早已飛去半天。便也笑着低低的央告道。好人。我如今早死了老婆的人了。教我




第四十一回 麝馥蘭芬銀釵搖綠篔 衣香鬢影鈿轡輾紅塵 二

抽了這鴉片烟。和誰試驗去。少不得求你可憐見我。……顧本立說到這裏。那舌頭好似打了樁子的一般。十分木強。再也說不上來。陳美雲是個何等聰明的女孩子。瞧了顧本立這種情形。那有不明白之理。當下也不知他存的是甚麼心。只見他斜着星眼。望着顧本立盈盈不語。那兩隻眼睛。汪汪的好似含着一泓清水般。累得顧本立一顆心。更是撲通撲通跳得利害了。正在難解難分的時候。忽地一陣脚步聲。那個不做美的老太婆。又趑得來了。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陳美雲的母親。只見陳美雲的母親。揭起門帘。笑嘻嘻的手裏捧了一聽茄力克香烟。走了進來道。我怕你茄力克香烟吃完了。所以教娘姨去買了一聽來。這時顧本立失魂落魄似的神情。才回復了原




狀。那個舌頭。可也運轉自如了。便搭起着道。其實我身上也裝了有二十枝筋力克。你就是不去買。也儘夠我們兩人抽的了。何必巴巴的又破費這一塊錢呢。陳美雲這時恰巧嗤嗤的把一口鴉片烟抽完了。又呷了一口熱茶。才接口道。你不來。我們也得每天抽這們一兩聽。這又何必客氣呢。這時陳美雲的母親。早已一屁股坐在牀沿上。搭起着和顧本立講話。顧本立留心打量陳美雲的母親時。只見他徐娘雖老。豐韻猶存。比較七八年前。還是衰老不了多少。原來陳美雲的母親。在十年以前。也曾經出過風頭。顛倒過不少男子。和顧本立做貼鄰的時候。瞧見顧本立那時。家道尙還可以。所以也曾轉過顧本立的念頭。兩下裏鬼迷了一陣。只因碰着顧本立的夫人。未



曾下手。後來就是這們搬走了。這時陳美雲的母親。舊情猶在。不免對着顧本立有些眷戀。可惜顧本立只一心迷着陳美雲。自然年輕的女人值錢。他的母親便也成了一個情場的落伍者了。可是他人雖落伍。至於妝飾方面。却還是一意摹倣時髦。只見他一頭烏油油的頭髮。司丹康塗了半瓶多。挽了一個橫愛司髻。在背後望去。決計想不到這個女人。年紀已是四十開外了。臉上也是香粉胭脂。紅的地方紅。白的地方白。紅白分明。應有盡有。顧本立打量了幾眼。暗想怪不道這老蟹肚子裏會鑽出這樣一個陳美雲來。原來老蟹的老風頭。倒還很健咧。陳美雲的母親。這時有意打聽顧本立的近來狀況。顧本立的心理。却在那裏覬覦陳美雲。自然極力鋪張。說這幾年



僥天之倖。開了一家書鋪子。出版自己的幾部著作。每年也可以有四五千塊錢的利息。此外還替人家做做稿子。不過現在身價不比從前了。人家不出我四塊錢五塊錢一千字。我還不肯動筆咧。也有許多書鋪子。預先送給我一兩百塊錢。我這錢早已花光。稿子却還沒有做得一字。他們却也不敢來逼迫我。因為怕惹得我心頭火起。把錢退還給他。以後永遠不替他們做稿子。我的小說。現在外頭歡迎的人很多。所以他們不得不陪小心來和我敷衍。這吃筆墨飯的人。半條性命。便搯在書坊老闆的手裏。惟有我自己開着書坊。可以不受他們節制。可憐那些胸中學問很好的人。因為沒有名氣。處處受書坊老闆的壓迫。也有一千字只賣五角錢的。也有一千字賣八



角錢的。至於每千一塊的，已經算是大文豪了。你想文人絞盡腦汁，所得到的報酬，不過如此。你想這個買賣還幹得不幹得呢？陳美雲母女對於此道，完全是外行，所以也只夾在裏頭附和了一陣。三個人談談說說，看看時候已將近七點鐘了。陳美雲便道：「媽呀，教娘姨去喊幾樣菜來。」顧先生就在我們家裏吃了晚飯去罷。他母親聽了，答應了一聲。剛待出去分付娘姨時，顧本立却站起來攔住道：「這裏附近又沒有好菜館，還是倒外面吃的好。不客氣，我們好久不見了，自然應當由我來會鈔。陳美雲你趕快穿起衣服來，我們一同去罷。他的母親笑道：「哎呀，怎麼我們請你吃飯，你反而先預約回鈔起來。我看還是在這裏近邊菜館裏，將就叫幾樣菜來吃了一點。過一



天我們再來叨擾你顧先生的東道罷。陳美雲聽了他母親的話。却擺手道。他既是願意會鈔請客。我們沒的不識抬舉。就讓他做東道去。說着又向顧本立扮了一個鬼臉。連他母親都笑了。顧本立拍拍自己的腰包道。說做東道。自然不會坍台。你就是要吃什麼一百二十塊錢一桌的滿漢全席。我也請得起你。快些揀你最漂亮的衣服穿起來罷。陳美雲一面笑。一面果然去對着妝台。把臉上又抹了一重法國香粉。又開了箱籠。取出一件印度綢旗袍來穿上。接着又換了一雙長統絲襪。那雙絲襪的顏色。和皮膚是一樣的。遠遠的瞧去。人家還認道是這位姑娘。沒有穿襪子咧。因為這襪子統長。便掖起了褲子腳管。把襪統拚命的捋向腿彎裏。時髦女人。總歡喜做大褲



脚管的褲子。陳美雲的褲脚管做了就有九寸半。這會子一捋上去。他的那隻尊腿。又趁着拉襪統的姿勢。高高舉起。顧本立的眼光。這時正隨着陳美雲的腿團團亂轉。說時遲那時快。他那兩道眼光。忽地從陳美雲的褲脚管裏直射進去。也幸虧是九寸半的褲脚管。所以門戶洞開。連陳美雲的要塞司令部。都隱隱約約的瞧了一個飽。顧本立這時心裏蕩了幾蕩。恨不得撲上陳美雲的身子。把他連皮帶骨。吞入自己肚子裏。才可以殺殺那將要燃燒起來的火氣。陳美雲見顧本立目不轉睛的瞧着。自己不禁十分詫異。趕忙也低下頭去瞧時。這才發現了顧本立的目的。直羞得他用手把褲脚管拉了一拉。才向地上啐了一口。那兩朵紅雲。便又從頸項裏升將起來。





霎時間把粉臉上添了幾分春色。一會兒母女兩人衣服都已換畢。顧本立便道。我們近些。就到大加利去吃蘇州小菜罷。不過人少了不合算。索性把你們兩位嫂嫂也邀了一同去的好。陳美雲連連答應道。好好。便開了窗。喊他的兩個嫂嫂過來。那兩個嫂嫂巴不得向馬路上去兜兜圈子。聽了這話。自然十分高興。便商量換甚麼衣服的好。陳美雲道。你們兩人的衣服。式子都不很時髦了。我這裏有短衣服和裙子。你們揀兩身去穿罷。本來你們沒有剪掉頭髮的。還是穿短衣服和裙子好看些。說着便幫着他兩個嫂子打扮起來。隔了一個時辰。才大家攜撥完畢。顧本立又去叫了一輛汽車來。五個人坐入車內。風馳電掣的向北泥城橋大加利餐館而來。好一個顧




第四十一回 麝馥蘭芬銀缸搖綠燄 衣香鬢影鈿轂輾紅塵 一〇

本立果然弄了一桌蘇州船菜來。請陳美雲的家族嚼吃。原來蘇州一帶有一種畫舫。專門供給那些大爺們遊天平遊靈巖時乘坐之用。船上做的一手好菜。單講那點心一項。就有二三十種之多。一般上海人偶然到蘇州去逛逛。吃過了船菜。便時常嘖嘖稱賞。說可惜上海館子做不出這們好菜來。因此那大加利的老闆。便投其所好。從蘇州去請了廚子來。用船菜兩字來吸引顧客。不過單說船菜。那價格也可有幾等。從十幾塊錢起。最貴的要賣到四五十塊錢一桌。顧本立此時因爲人少。所以揀最便宜的吃了一桌。已經吃得陳美雲一家贊不絕口。吃到末了。大家肚子都已塞飽。堂倌端上菜來。不過瞧瞧式樣。再也沒有舉起筷子來的勇氣了。一會兒吃畢。顧本立



便在請客票背後寫了陳美雲家的地址。教把吃不了的菜一齊送去。堂倌送上帳單來。顧本立便從懷裏掏出一大疊鈔票來。揀出兩張十塊錢的。叫堂倌去找來。陳美雲的母親是個黃眼珠。見不得白銀子的。看了顧本立這許多鈔票。不禁十分羨慕。這時陳美雲看一看腕上的手表。便哎呀了一聲道。時候要將近九點鐘了。我的夜戲要上場了。顧本立問道。今天晚上排的是甚麼戲。陳美雲道。今夜排的是馬永貞。我便扮馬永貞的妹妹馬素貞。你可以陪我到遊戲場去。讓媽同兩位嫂嫂一同回去罷。顧本立答應了。便兩輛包車。一先一後的往遊戲場而來。到了新劇後台。陳美雲似有意似無意般的挽了顧本立一條手臂。一同趲到化妝的去處。那些唱新戲的伶人。



男男女女。也有十來個人。都裝束得奇奇怪怪。臉上也有塗墨的。也有塗粉的。見了顧本立。便不約而同的圍了一個大栲栳。幾十隻眼睛。都注射在顧本立的臉上。顧本立這時仗着有了幾分酒意。也行無所事。只站在一旁。看那陳美雲化妝。只見那陳美雲脫了旗袍。換了一身玫瑰紫的小襖褲兒。緊身窄袖。配了他苗條的身裁。十分動看。額上又紮了一副網巾。把眉毛梢高高吊起。頭上也露着一方玫瑰紫的手絹。便活脫是一個女俠。陳美雲裝扮完畢。便在鏡子裏向着顧本立廻眸一笑。顧本立便問道。眉毛梢吊高了。不覺得不舒服嗎。陳美雲搖搖頭道。這算甚麼。我們唱戲的這種吊眉光的頑意兒。是不大遇得到的。那些唱京戲的。齣齣都要吊眉毛梢。他們也一般。



的如無其事。這都是習慣成自然了呀。陳美雲正在和顧本立說話時。那值場的便來招呼陳美雲道。輪到你上場了。陳美雲便分付一個茶房。帶領顧本立到前台瞧戲去。正是

繡簾揭處迴歌面。羅袂開時斷寸腸。

欲知顧本立瞧那陳美雲怎樣演戲。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文明野蠻之界說。果何自而分歟。彼袒裼裸裎。文明人所嗤爲野蠻者也。而文明國人之夫人小姐。偏袒胸露臂。以顯露肉體之某一部分爲美。野蠻人望之如神仙。竊竊私語曰。此文明也。又彼男女采蘭贈芍之辭。濮上桑間之作。文明人所嗤爲死的文學。又曰。鴛鴦蝴蝶派之文學者也。而男女相抱以舞。則

又爲野蠻人所稱道之交際場中應有之儀節。粉紅淺綠之信封的嗎呢了之情書。野蠻人又竊竊羨之曰。此社交公開應有之手續也。在野蠻人而獲咎者。在文明人則無一非嶄新之事業。然則文明野蠻之界說。果何自而分歟。晚近女子多以顯露肉體之某一部分爲美。如陳美雲之大褲脚管一類是。文明歟野蠻歟。正恐聚訟紛紛而不能下定義也。





## 第四十二回

打麻雀同臥芙蓉榻

慰鰥魚偷掀翡翠衾

且說顧本立到了前台。剛才坐定。那陳美雲的馬素貞已經上場了。果然這一個文明戲班裏。陳美雲算是台柱子了。一般看客的目光。誰不釘牢了陳美雲。還有幾個浮頭浪子。故意把那手掌拍得霹霹拍拍的作響。想引起陳美雲的注意。那知任憑你手掌都拍得有些紅腫了。那個陳美雲却連正眼也不來覷你們一覷。可怪他的一對秋波。却只是不絕地向着顧本立的臉上溜來。久而久之。那些浮頭浪子。便有些覺察了。也就不約而同的。大家都回過頭來。打量顧本




立。只見顧本立氣宇軒昂。三十多歲的年紀。身上也穿得十分漂亮。一時間倒有些瞧不準這顧本立是什麼路道走來。顧本立這時也揚揚得意。臉上現出驕矜的顏色來。這齣馬永貞的新戲。直做到十二點鐘才算完畢。戲台上掛出明日請早的粉牌來。看客才立起身來。拍拍身體。預備回家去睡覺。顧本立心挂陳美雲。便又趑到後台來。只見陳美雲正在卸妝。見了顧本立。便笑着問道。今天你瞧我的戲做得怎樣。顧本立翹起一隻大拇指來道。好看。看客誰不在那裏嘖嘖稱贊。陳美雲不禁眉花眼笑的說道。只要將就過去。也就算完了一天的責任。老實說。在遊戲場裏做文明戲。誰還講個真正做戲。左右不過是胡調罷了。陳美雲一面說。一面已是卸裝完畢。便把適才






的一件旗袍穿上了。又拉了。顧本立一把道。到家裏。又小麻雀去。顧本立遲遲疑疑的答道。時候已經不早。我想回去了。陳美雲候時間。又嬌嗔滿面。把嘴披了一披道。喔。人家好意思找你去。替你解解悶。你又搭起架子來了。不是你自己說的嗎。因為沒有老婆。所以家裏坐不住。怎麼這會子。又無事端端想起家來了。莫不是你老婆的魂靈等在家裏。要等你去夢中相會嗎。陳美雲說完了。這一套含嗔帶怨的話。便賭氣把手放了。獨自一人搬動他的一雙高跟皮鞋。向前走去。顧本立見陳美雲動了氣。急得他趕忙搶步上前。拉了他一把道。你何必生氣呢。我也不是不願意跟你去。因為時候不早了。怕跟你回去。你們家裏不很方便。所以想不去了。要是你們府上夜



深些是不要緊的。那麼我又不傻。爲甚麼不跟你去呢。只怕捱着不走。將來你總有把我攆出大門的一天咧。陳美雲見他答應走了。這才回嗔作喜道。你自己說不傻。我看你真是一個傻子咧。你想我們家裏。大大小小七八個人。黑飯白飯。那一項不靠着我陳美雲。我陳美雲愛和誰要好。便和誰要好。我的娘還輪不到他來管我咧。別人你道能干涉我的行動嗎。願本立聽了道。我去我去。兩人這們一廝併。那遊戲場裏的遊客。已是散盡了。只賸幾個茶房。偃着腰。在那裏掃地。登時烟霧漲天。灰塵飛了一屋子。那陳皮梅的包皮紙。和五香豆壳。一堆一堆的好像小坟山一般。陳美雲繃了繃眉頭。道。髒得很。我們趕緊走罷。於是兩人立刻並肩走了出來。走到大門邊時。只見



兩個茶房正在拉鉄柵欄。預備把大門關鎖了。兩人知道時候已經不早。便跳上包車。催那車夫快跑。到了陳美雲家裏。陳美雲果然拉了他娘和他的大嫂子。四個人調開桌椅。打起十么半的小牌來。八圈打畢。三個人都贏。惟有顧本立一個輸了八塊多錢。顧本立摸出表來瞧時。見已是五點鐘了。遠遠地的雞聲。也就喔喔的啼個不住。這時娘姨便搬出六碟很精緻的粥菜來。大家團坐着吃稀飯。顧本立留意看時。只見碟子裏放着一碟北京皮蛋。一碟火腿。一碟熏魚。一碟肉鬆。一碟花生米。一碟熏青豆。這時時光將近天亮。大家肚子都已餓了。便不約而同的狼吞狗曠。每人喝了三滿碗稀飯。娘姨一個個絞上手巾來。陳美雲的母親便說道。美雲。你睡在我的牀上罷。



讓出你那銅床給顧先生睡。陳美雲搖搖頭道：「不要。我和顧先生兩個就抽鴉片烟抽到出太陽。順便還可以談談天。你們儘管去睡罷。也不用來管我了。」他的母親見他這樣說了，便十分知趣。一聲兒都不言語了。擦完臉，兩人便悄沒聲的各自回房安睡。陳美雲向顧本立招了招手，兩人果然就在陳美雲的銅牀上躺了下來。娘姨送上鴉片烟盤，又替他劃上了火。把茶壺一個個都泡滿了，又送上香烟罐頭。見布置都已妥帖，便也自安睡去訖。這裏顧本立起初看着陳美雲燒鴉片烟，和他談談說說，倒也不覺得寂寞。可是隔了一歇，不由得也有些困倦起來。只得閉上了雙眼，便不由自主般呼呼的睡着了。朦朧之間，覺得有一個人掖了一條被褥替他蓋上，他也懶得




張開眼來。瞧這人是誰。也不知睡穀多少時候。一覺醒來。已是紅日滿窗。這時那鴉片煙盤。也不知是何時搬去的。羅帳四垂。看陳美雲時。却躺在自己對面。只見他蓋了一條綠物華葛的薄被。那被只蓋到小肚子上。胸前小衫的鈕扣。都已敞開。露出雪白的胸脯來。鼻息微微。睡夢裏也深露地。露出兩個笑渦來。顧本立這時有些內急了。便下床在門背後鉛桶裏撒了一泡溺。見那房門却關得實騰騰地。過去一拉時。見已是鎖好的了。一個鑰匙。却還塞在匙眼裏。沒有拿去。再側耳四下一聽時。只聽得鴉雀無聲。連那娘姨都擁衾高臥。還沒有起來咧。顧本立無奈。只得重又橫向床上睡覺。再細細打量陳美雲時。只見他棠睡正甜。顧本立是斷了絃的人。燕婉之私業已



久廢。如今見陳美雲近在咫尺。又兼適才瞧他的神情。未嘗和自己沒有意思。這一個就口饅頭不吃。更待何時。也就放大了胆。輕輕地揭開了陳美雲的被角。捱身而進。不費吹灰之力。等待陳美雲從夢中驚醒時。早已被顧本立攆得緊緊的了。做書的一言表過。把那些繁文縟節。一概刪除。只提起筆來。大書特書道。某年月日晨八時。顧本立與陳美雲發生關係於銅床之上。便可以省却無數筆墨。當下事畢。陳美雲便宛宛轉轉訴說自己的家境。說是入不敷出。幾個新劇的包銀。萬萬不夠澆。裏顧本立拍拍胸脯道。你放心。只要是我顧本立力量所能及的。一切都可以幫你的忙。陳美雲這時。便也笑容滿面。灌了顧本立許多米湯。又要求顧本立下午一同去剪料子。做



衣服。顧本立這時恨不得和陳美雲併做一個人。聽了這話。那有不答應之理。兩人擁抱着。密密切切的談了些貼己話。便又沈沈睡去。直睡到十二點敲過了。這才起來梳洗。這一頓飯。自然不消說得。便在家裏叫了幾樣來。胡亂吃過了。顧本立又陪陳美雲吃了幾口鴉片烟。便伺候他到南京路綢緞鋪子裏來剪衣料。顧本立見那店夥抱了一捲一捲的料子。成大捆的往玻璃櫃檯上放。兀是把他看得眼花撩亂。陳美雲偏又拖住了他。問長問短。商量說這匹料子顏色太俗了。那匹料子花紋又不時了。顧本立那裏回答得上來。只是唯唯否否。揀着陳美雲歡喜的。便也贊一聲好。瞧他討厭的。便也順口說這料子要不得。直恭維得陳美雲向他飛了一個眼鋒。道。怎麼你



說出來的話。都是我心裏要說而還沒有說的。你這個人。真是知情識趣了。這番話。說得顧本立也是渾身覺得舒泰。陳美雲揀了三四件衣裳料子。店夥撥着算盤一算。說是一百十二塊兩角一分。陳美雲還以爲未足。想再要多剪一些。顧本立只得俯着耳朵道。錢不夠了。你再要剪。我除非要到店裏去跑一次咧。陳美雲這才罷了。那店夥把料子包好。顧本立便摸出鈔票來付清了。兩人這才喜孜孜的出了綢緞鋪子的門。走過日昇樓一家廣東點心鋪子。叫做匯通時。兩人便又上樓吃了些雞肉包子。倫敦糕之來。這才回到陳美雲家裏。看官們記着。從此這位顧本立便停眠整宿在陳美雲家裏。陳美雲一方面儼然便把顧本立當做丈夫看待。就是他的母親。他的哥





哥也承認這顧本立是女婿是妹夫了。本來顧本立是斷了絃的人。講到相貌上面。他那故世的夫人。是然是比下去了。可是顧本立究竟也不是百萬家財。幸虧他的夫人克勤克儉。才掙下這一家書鋪子。有一兩萬的資本。在那裏逐什一之利。所以顧本立往常的生活。過的是儉嗇的生活。現在雖說放浪。也決計放浪不到那裏去。可是自從弄了那個陳美雲在手裏之後。陳美雲一家兩個哥哥。一個母親。一個自己。都是抽鴉片烟的大癮。更兼他兩個哥哥。也沒有甚麼職業。一天到晚。就是躺在鴉片烟鋪上。可是他們的老婆。生下的兒女。到一般的雇用奶媽。所以陳美雲一家。兩個奶媽。一個娘姨。一個大姐。一個包車夫。你瞧夠多少開銷。況且他們租了一間客堂樓。兩



間廂房樓。房錢就要五十多塊錢一個月。陳美雲房裏的紅木傢具。還是出了二十塊錢一個月的租費。從二馬路木器鋪子裏租來的呢。所以陳美雲一家。每月開銷。就非五百塊錢不辦。他那唱新戲的包銀。只有一百二十塊錢一個月。那裏能夠敷衍。平日自然不得不靠着別種收入。貼補貼補。不過陳美雲心想。短期的貼補。每月要打肌荒。究竟也不是一回事。最好便找一個長期的後台老闆。按月來担這個經濟的責任。自己便可以安心躺在床上抽鴉片煙。也不用做新戲的時候。在台上東張西望了。陳美雲正在這樣希望時。却不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偏又有這顧本立自投羅網起來。顧本立此時。美色當前。由不得他不顛倒。自然輕輕巧巧的把



陳美雲一家那千金重担。便挑了下來。到了月底。自己一算。在陳美雲的身上。就花了有八百多塊錢。他本是辛苦出身。見了這們大的數目。由不得他不急得直跳起來。正是

銅山金穴成何用。曼隸峨眉爲底來。

欲知顧本立往後是否再供應陳美雲的金錢。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每見上海居民。頤指氣使。婢僕成羣。而究其實。則入不敷出。左支右絀也。中國人本有綑場面之習慣。而綑場面至於上海居民。則可嘆觀止矣。此所以每至年終。商鋪則倒賬。個人則捲逃。報紙上緝拿懸賞之廣告。連篇累牘。究其實。皆綑場面三字爲之厲階也。此固不僅一二男子爲然。卽女子之僅恃一藝



第四十二回

打麻雀同臥芙蓉榻

感鱈魚偷掀翡翠衾

一四

以餬口者。其鬧闊初亦不亞於男子。坐使虧累日積。勢不得不兼營淫業。以資挹注。鬧闊與綳場面爲禍之烈如是。而前車旣覆。後軫又顛頓而前。沈溺不返。輒爲之廢書長嘆也。



## 第四十三回

換日偷天安排巧計 牆花路柳細訴衷情


却說顧本立本是個很儉樸的人。如今相與了陳美雲。他一家十餘口的衣食住。一切開銷。都要顧本立一個人負擔。即使顧本立家裏有的是銅山金穴。那陳美雲用錢如泥沙一般。也愁供應不了。何況顧本立不過是個小康之家。如何能不感受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呢。所以他第一個月到了月底。一算賬。已是大吃一驚。可是這時剛在熱度最高的時候。不得不勉強敷衍。及至一過三個月。顧本立所有的積蓄。眼見得已是在陳美雲身上掉花了大半。要是再廝併下去。



顧本立不免要跌倒在陳美雲面上了。所以他毅然決然。要和陳美雲拆姘頭。陳美雲要是忠厚些呢。顧本立說斷就斷了。也不必繞什麼大圈子。用旁的方法和拆開了。叵奈陳美雲這個人是個刁鑽古怪的。他的母親。更是潑辣得和雌老虎一般。顧本立上手容易。丟手難。要是明白暢曉。和他說拆姘頭。他們不免想要敲一下竹槓。一萬八千的亂討價。就是還他一個對折。也起碼要花上三四千塊錢。顧本立這一些小家私。豈不是完全要送在他面上。顧本立一想。實在不願意。這樣破費。窮思極想。也虧他會極出一個主意來。他便託了幾個朋友。大放謠言。說顧某人近來因為做交易所大失敗。虧空了有兩三萬塊錢。一家書鋪子抵當這些債務。還嫌不夠。這些謠言。



有意放出去。使他傳進陳美雲母女的耳朵裏。自己又躲在家裏。一連三四天不到陳美雲那裏去走動。那陳美雲聽了這謠言。也不免十分着急。他也不是替顧本立着急。他只着急顧本立要是破了產。便該連累自己生活上發生問題。便派人來找顧本立。教他到陳美雲那裏去一次。好一個顧本立。却過意拆着不肯就去。後來接連兩三次着人來喚。他才把華麗的衣服脫下。換上很破舊的衣服。趲向陳美雲家而來。一見了面。陳美雲便問他。說外面有這謠言。不知道這話確不確。顧本立却一聲兒不言語。只是低着頭嘆了一口氣。做出無可奈何的神氣來。這個樣子。不由得陳美雲不相信了。說也奇怪。在往常顧本立刮光了鬍子。穿上很鮮明的衣服。便顯出顧本立



是個氣宇軒昂。丰裁俊逸的人物。及至一換上破舊的衣服。那鬍子又留了有一寸多長。同一是個顧本立。却一變而爲舉動猥瑣。面目可憎了。可見俗語說的好。人要衣裝。佛要金裝。這句話真是至理名言。咧。陳美雲愛顧本立。本是愛他的錢。只要聽說一聲顧本立沒了錢。那愛情便立刻會降到零度以下。這辭態度之間。自然冷落了許多。顧本立却暗暗好笑。略坐了一坐。便垂頭喪氣的走了。好一個陳美雲。他也想到怕是顧本立使的鬼計。所以還不時派他的兩個哥哥。輪流着來探望顧本立。顧本立便另外約了幾個朋友。只要等那陳美雲的哥哥一到。顧本立透個消息過去。那幾個朋友。便裝做債主模樣。到踏顧本立家裏來。拍抬拍檯。向着顧本立要錢。顧本立却





愁眉苦臉。裝做十分窮迫。哀求那些債主。就待他幾天。那幾個假債主也虧他們裝得很像。大家便都仰高了子鼻。咬定牙關。只是一百二十個不答應。陳美雲的哥哥見了這番情節。那裏再會想到。這也是顧本立的錦囊妙計呢。他還以為顧本立果然外面債務虧空得不少。現在是變了窮鬼了。被他倆照在眼裏。回去便一五一十和他妹子說了。陳美雲這才死了這條心。便另外用手段。在做戲的時候。把一個瘟生吊上了鈎。從此便丟下顧本立。不再來強拉他去報効了。却只一心一意弄那瘟生的錢。來填補這顧本立的缺。顧本立一打聽說陳美雲已是另外有了姘頭。他才放下心來。依舊換上很漂亮的衣服。丰度翩翩的往那脂粉叢中廝混去了。他自從經過了陳



美雲這一番教訓之後。他便覺悟這軋姘頭一件頑意兒。費錢多而報酬薄。要是在風月場中。講究實利主義。最好不過的。還是上鹹肉莊斬鹹肉去。講定了幾塊錢斬一刀。便貨真價實。童叟無欺。也沒有甚麼節外生枝的許多需索。他這時因為要想續娶。還沒有相當的人家。可是色食天性。性慾發作起來。不能不找一處發洩之地。他便連想到那個鹹肉莊老闆杭州老三起來。便一個人悄沒有聲兒的來到老三莊上。及至踏到樓上時。只見那老三正躺在床上抽鴉片烟呢。見了顧本立。便點了點頭道。顧先生。有兩三個月不到這裏來了。今天甚麼風把你送得來的。顧本立也只含糊答應。老三嘆喏一笑道。聽說顧先生和那做新戲的陳美雲在一起。這半夜三更。如何




不去和他窩心。偏偏踏到我小地方起來。顧本立詫異道。你的信息到着實靈敏。怎麼連我和陳美雲的事情都知道了呢。老三道。俗語說得好。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現在的世界。連人家在被頭裏做的事情。都還要上小報咧。我們又是吃了這碗飯。旁的信息不見得靈。惟有人家軋姘頭的事情。便立刻會有人來報告。真是耳報神。還沒有這般快呢。顧本立唾嘴唾舌的說道。我真佩服你這老妖精。真是越老本領越大了。杭州老三把嘴一披道。人老珠黃不值錢。我們這種老蟹。自然不及陳美雲那種毛頭姑娘的風頭來得健。不過你顧先生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陳美雲他人雖小。可是鴉片烟癮大得和我這老槍不相上下。他們一家就有四隻老槍。他的娘。



他的兩個哥哥。誰不要抽一兩或是八錢鴉片一天。一個月鴉片烟就得抽兩百塊錢。你顧先生要是弄他在手裏。包你吃不了兜着走呢。顧本立微微嘆了一口氣道。誰說不是呢。所以我決定和他一刀兩斷。總算三個月功夫。花費了一千多塊錢。學全了一個乖。老三吐了一吐舌頭道。怎麼三個月竟花了有一千多塊錢嗎。你顧先生也不是第一天白相起的了。這回花了一千多塊錢。却捐了一名瘟生做。其實你顧先生要是肯把這一千多塊錢花在我這裏。也不是我杭州老三誇口。包你顧先生可以每夜換新鮮。也強似和骨瘦如柴的鴉片煙鬼窩心了。晚顧本立勉強笑道。成事不說。錢是已經花掉了。此刻還魂肉痛。也是沒用。你既說包我夜夜可以換新鮮。那麼這




幾天有好貨沒有。我倒很像換換口胃呢。老三聽他說是爲了尋花而來。便躊躇起來道。此刻委實時光太宴了。你顧先生又是老朋友。不能拿那些蹩腳貨可以塞責的。憑我老三本領大些。可也沒有法子想。顧本立嗒然若喪道。這倒是吃素碰着月大了呢。老三這時一聲兒不言語。把裝就的一口鴉片煙。嗤嗤的抽完了。才回答道。人是有一個在這裏。不過也算不得頭挑貨。充不得公館裏的小姐姨太太。老實說。他就是湖絲阿姐出身。面孔總算嚙啥。惟有他吃這碗飯。他的爺娘都通過了的。就是時光宴一些。去敲開門。也還不要緊。不知道你顧先生中意不中意。顧本立道。你老三一雙法眼看過的。還會不中意嗎。快去叫他來。就是一面說。一面便掏出四角錢來道。這



是車錢。不過分付那娘姨不要揩油。否則他拿了我的車錢。他還是洒開他一雙印度金蓮。依舊跑得去叫。害我在此地老等。那四角錢豈不是白花了。說得杭州老三笑得噲了起來。那個娘姨見了四角錢。早樂得眉花眼笑。連連賭咒。說一定不揩油。便喜孜孜的去了。果然有錢使得鬼推磨。不到半個鐘點。那塊鹹肉便來了。顧本立留心打量時。只見他先成一張鵝蛋臉。兩頰十分豐滿。一個屁股也是十分肥碩。老三便和顧本立道。如何。顧本立點了點頭。老三便分付娘姨開了另外一間房間裏的電燈。教顧本立過去實行工作。顧本立便牽了那女子的手。一同走了過去。娘姨拍的一聲。便把房門上裝的司潑靈鎖帶上了。顧本立究竟也是老白相了。他也並不是急色。



兒等不得通名道姓。便幹了起來的。他想橫豎時光還早。何不和他談談。當下兩人便坐向床沿上。搬過枕頭來。隨意躺下。又從身上摸出兩枝香煙來。遞一枝給那女子。劃上了火。才慢慢的問他叫甚麼名字。那女子却笑着道。你先告訴我。顧本立也知道風月場中的規矩。便隨意說了一個姓名。那女子才說他叫老八。顧本立搖頭道。我知道你們到這裏來的。甚麼老八老九的名字。都是隨意編的。萬萬相信不得。今天我却偏要你說出真名字來。你只把你在家里的小名告訴我。就是。那女子起先還不肯說。真名字道。我實在叫做老八。沒有旁的名字了。禁不起顧本立再三盤問。又道。你要是不說出真名字來。那麼我們倆今天的生意經。還是不成功。我只出你一塊錢。



坐房間錢也不要和你做了。並不是我出爾反爾。都因為你連一個真名字都不肯告訴我。足見你沒有真心。勉強而行之。決計沒有趣味。那女子被逼得沒法。便道。告訴了你。你不許告訴別人的。顧本立答應了。那女子才說道。我叫翠貞。顧本立得寸進尺。又盤問他為什麼丟了湖絲阿姐不做。却做起鹹肉來。翠貞詫異道。怎麼你知道我是湖絲阿姐出身呢。顧本立道。是這裏杭州老三說的。翠貞見自己的出身。都被杭州老三說給顧本立聽了。料想就是說出自己墮落的原因來。也沒有甚麼妨礙的了。便忍住了眼淚。原原本本說了有兩三個時辰。他這一說。列位準定要吃一驚。原來這翠貞在我這一部海上迷宮裏。曾經丟過一回臉。他的墮落到這個淫窟裏來。也





是旁人害了他的。及至他把這一番情節訴說完畢。早已天光大亮。兩個人竟是把這良宵虛度了。正是

雲薄無心出高岫。水清只合住深山。

欲知這翠貞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作小說不難在放。而難於收。蓋長篇小說。當微風起於蘋末之時。自爾極力鋪張。俾讀者極動魄驚心之能事。然而至結束之時。則前此所布之格局。所理之伏線。皆需一一予以交代。方不致落海關天空之俗套。一部水滸傳。陸陸續續牽出一百零八位英雄。極絢爛之大觀。讀者方以為如許英雄。請問如何結束。而施耐庵乃措之裕如。末回忽逼出張叔夜之一夢。致



第四十三回

換日儉天安排巧計

牆花路柳細訴衷情

一四

將以前極力所鋪張者。都化爲過眼煙雲。自有小說以來。其結  
東方法。未有如水滸傳之妙者也。作迷宮者。其時日材料。自不  
能與水滸傳同日而語。顧出一翠貞。回顧及於第一回。首尾遂  
皆一貫。而出之之法。又滅盡針線痕迹。其得一收字訣也。明甚。  
此種功夫。實自水滸傳得來。



## 第四十四回

浪漫史癡心憐弱女 秘密黨辣手鬻嬌娃

話說這翠貞不是別人。正是第一回中。和小芸一同在絲廠裏放工。回去路上兩人談心。翠貞還教小芸一塊兒跟他去逛大世界。被小芸拒絕。并且正言厲色。勸告了翠貞一頓。翠貞忠言逆耳。自然怫然不悅。便和小芸分路而行。那小芸却就在這一天。被幾個流氓。攔路調戲。幸虧有一個俠骨柔腸的邱少英。來和他解了困。他才不致落在那些流氓手裏。這段情節。在下在第一冊裏頭。都已表過。列位想還記得。也不勞在下再行曉舌。單表那個翠貞。和小芸分別之後。他



第四十四回 浪漫史癡心憐弱女 秘密黨辣手鬪嬌娃

二一

一個人踽踽獨行。幸虧家裏住得不遠。不愁那些涉此奈何他。他一個人自言自語道。可恨小芸這小蹄子。有意做出正經的模樣來。其實在上海地方。女子和男子的界限。早已打破了。戀愛自然是非常自由的事。愛和誰勾搭。便和誰勾搭。也不必思前顧後。發什麼傻子脾氣。本來人生在世。有得吃時便吃。有得着時便着。那些貞操道德等等。都是廢話。何必把他深印在腦子裏。眼前和自己最親近些的。要算是那個伍先生了。不要說別的。就是他臉上的雪花膏。擦得香噴噴地。和一顆博士頭兒。拭得髮光可鑒。都一般的惹人憐愛。況且他又是廠裏的司事。我們的生殺大權。都操在他們那些司事手裏。這幾天他對於我格外獻殷勤。我樂得順水推舟。且和他交好一下。



那時候我的工錢也可以加了。我的地位也可以升高了。教小芸看  
在眼裏。才會佩服我和小伍要好。那眼力原是沒錯呢。想到這裏。不  
禁心花怒放。便三腳兩步。跨回家裏。好在那家裏父母。都已年老。不  
很問他的來蹤去迹。所以翠貞可以算是一個完全的自由身體。和  
小芸在翁姑手裏做養媳婦。所處的地位不同。因此翠貞在兩三年  
前。便和一個皮匠發生過關係。大凡偷過人的女子。這頑意兒頑過  
一次之後。胆子也大了。門檻也精了。輕車熟路。也用不着和第一次  
一般的提心吊胆。所以翠貞這時。記起那個伍先生約他今晚在大  
世界共和廳相會。倒不可不去。回到家裏第一件事情。便是從老虎  
灶上去泡了熱水來擦臉。對着鏡子塗脂抹粉。着意裝飾起來。果然



自己看看。出去也不致被人笑話了。找了一身七分新的襖褲。換上。又在飯籃裏爬了一碗冷飯。用開水泡着吃了。諸事都已停當。才向他的老娘說道。女兒因爲廠裏有個小姊妹。明天就要出嫁。所以今晚約齊同廠的姊妹們。伴他一夜去。以盡朋友之義。女兒此去。也許今晚不回來了。等待爸爸回來。媽你便替我說一聲罷。他娘點頭答應。他便分花拂柳般。走到電車站上。坐電車到了北泥城橋。又換無軌電車到了大世界。買了票子進去。好在他是常常逛的。所以一腳就到了共和廳上。果然那伍先生已是等在共和廳了。見了翠貞如獲至寶。便招呼他下來。這伍先生混名就叫小伍。因爲一般女工都拍他的馬屁。所以都順口叫他伍先生。我做書的却不犯着夾在裏



面奏趣。便老實不客氣。喚他一聲小伍了。小伍這時買了許多陳皮梅結汁牛肉之類。請翠貞吃。那翠貞剛吃過飯。倒不一定要吃。便留心打量。只見廳中間一隻台。台上中央放着一張桌子。桌子上點着兩盞五色纓絡的檯燈。光芒四射。霎時間門帘揭處。便走出一個女郎來。向桌子跟前一立。台下看客。便有幾個齊聲喝了一聲采。霎時間鑼鼓喧天。笙歌嘈雜。原來這就叫做羣芳會唱。是那班長二堂子裏的姑娘。每夜拆出一些時間來賣唱。其實真正的紅先生。是不會來的。嗓子本錢夠不到的。又不能勉強充數。所以羣芳會唱差不多盡是些中駟之材。這也不在話下。翠貞和小伍兩人。對於京調是門外漢。是以聽了許久。還是莫名其妙。那大鑼的聲音。敲得腦袋都有



些發漲了。小伍便和翠貞道：「我們走罷。」翠貞點頭答應。兩人立起身來，並肩而去。小伍把翠貞一領，便領到愛多亞路一家小客棧裏。原來這大世界附近，最多小客棧，好似鴿籠一般。每當晚上敲過了十點鐘，便有一個招待模樣的人，站在門口，見行人在他門前走過，便曼聲低喚道：「阿要人家人，阿要人家人。其實那裏有人家人，左右不過是那些下等的妓女，還不及勞合路的野雞漂亮，只夠供給那些勞工神聖發洩性慾罷了。」可笑小伍和翠貞，就在這種小客棧裏住了一夜。自此兩人便時常借這種小地方幽會，說不盡的千般恩愛，萬種風流。可是樂極生悲，小伍在外面拈花惹草，也不止翠貞一個人。費用自然比較旁的司事大些，沒法彌補，便挪用了廠裏的賬款。






來。供結自己的揮霍。那知道這事情被經理知道了。一查小伍的賬時。總共被他虧空了就有五六百塊錢。便赫然震怒。把他辭退。一面還責成保人負責賠償。小伍被辭歇出來。無家可歸。索性臨時公館打在大世界附近的小客棧裏。可是財運既絕。生活上自然覺得困難。還是翠貞有良心。時常來望望他。小伍便問他道。翠貞你不是真心愛我。翠貞指天誓日的說道。怎麼不是真心愛你。小伍道。既是真心愛我。那麼我此刻上海地方站不住腳了。想另外開碼頭。你的意思怎樣。翠貞這時戀姦情熱。那裏再省得思前顧後。便毅然答道。我此刻是你的人了。常言道。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你就是討飯。我也得跟你一同去。小伍躊躇了一會道。不。此刻我到外碼頭去。能否



立足。一些沒有把握。帶了你去。反而多一個人開銷。所以依我的意思。還是讓我先走。等我站住了脚。我便寫個信給你。另外託一位朋友護送你來。你瞧好不好。翠貞一聽這話。倒也不錯。便答應了。却又千叮萬囑道。你去了。要是不來理我。那是我一定不肯和你干休的。小伍諾諾連聲。也叮囑翠貞道。你接到了我的信。也立刻就要動身的。不可嘴上說得比蜜還甜。一轉背便把我忘了。翠貞點頭無語。於是這小伍收拾收拾。便動身走了。翠貞回到家裏。痴心妄想。日夜盼望小伍有信給他。那裏知道。小伍却沒有離開上海一步。過原來他早已定了計策。想把翠貞販賣到東三省堂子裏去。因為像翠貞這樣的人材。要是賣向別的碼頭上。倒着實值五六百塊錢咧。不遇他



既是存了這不良之心。爲什麼不帶他一同走。偏要繞這個大圈子呢。其中也有個緣故。因爲翠貞究竟也不是十幾歲的小孩子了。他甚麼情形。瞧料不出。要是他一發現小伍的陰謀。隨便在那裏叫喊起來。小伍豈不是不能脫身了嗎。所以小伍事先早已把這件事情來和一個秘密團體商量。這個秘密團體。是一般上海地方。無惡不作的許多匪徒所組織。販賣婦女。也是他們事業的一部分。小伍去和他們商量時。他們便教給他這一個方法。教小伍在翠貞面上。假說因爲上海立脚不住。所以到外碼頭去了。等到在外碼頭可以存身時。便立刻寫信來接你。翠貞不知就裏。自然上了他的當。答應了他。小伍便假裝上輪船往溫州去。躲過一旁。不到半個月光景。從郵



政局裏來了一封信。上面蓋着溫州郵局的圖章。足見小伍千眞萬確是在溫州。翠貞拆開來看時。只見上面寫着說小伍到溫州之後。因爲有一個朋友在海關上做事情。所以替自己找了一個位置。每月也有一兩百塊錢的薪水。將就也可以過去了。不過時常想念翠貞。希望翠貞立刻就去。又怕翠貞地陌生疎。所以另外託了一個朋友。這位朋友姓張。等他來的時候。教翠貞和他接洽。他自然會護送翠貞到溫州去的。翠貞原是不識字的。便託人看了信。聽說小伍在溫州。居然也有一兩百塊的薪水一月。心下十分歡喜。當下也就一心一意。專等那個姓張的來接他。果然隔了有兩三天模樣。便有一個人找到翠貞家裏。自己說是姓張。受了小伍之託。來伴翠貞到溫



州去的。翠貞深信不疑。便和他的父母說明。這番情節。他的父母對於女兒。向來是百依百順的。所以也不敢攔阻。當下也不過叮囑翠貞。時常寫信來。按月還要寄幾個錢。貼補貼補家用。翠貞自然沒口子答應。喜孜孜的辭別了東鄰西舍。居然是去做少奶奶的樣子。一切買船票定艙位的事情。都是那姓張的一手包辦。翠貞是個沒有出過門的。也不省得天南地北。又不知道這個溫州地方。離上海多遠。所以上了船。一毫也沒有覺察。這船實在並不是到溫州去的。因為溫州是在上海之南。這條船却一直望北開。原來這船是走北洋的。直放營口。他們預備在營口上了岸。那時便到哈爾濱。或是往吉林長春。都有火車可通。可憐翠貞好似睡在鼓裏頭。及至那船一出



了吳淞口。被風浪一顛簸。船上的客人倒有一大半睡着不能起來。只聽見四下裏嘔吐的聲音。不絕於耳。翠貞更是初次出門。連站都站不起來。把在上海時吃的東西。腸翻胃倒。一古腦兒都嘔得乾淨。只是昏昏沉沉。睡在床上呻吟。再看那個姓張的時。只見他却如無其事。依舊每頓可以吃三大碗飯。翠貞不禁暗暗佩服。心想畢竟是老出門的人。經得起風浪。這樣也不知經過了有多少日子。這天聽船上一陣喧嚷。說船進口了。果然一近陸地。船便穩了許多。有幾個不耐煩的。早一骨碌翻身坐起。爬在欄杆上。瞧那岸上的山光水色。那翠貞因爲幾天水米沒有沾唇。所以四肢無力。眼看着許多乘客興高采烈。無奈自己只是掙紮不起來。也就罷了。及至船傍碼頭。那



姓張的來催了幾次。翠貞才顛巍巍的坐了起來。收拾收拾。準備上岸。正是

家山舊燕徒勞夢。身世浮鷗最斷腸。

欲知翠貞到了營口。能否覺察。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五。六年前。遊戲場爲藏垢納污之所。凡男女幽會。卒在於是。蓋繼夜花園而代興。此某唯一獵豔之所也。自各大旅館如春筍怒茁。於是眉招眼語之所。一於遷旅邸。而遊戲場始成強弩之來。徒供淪白徜徉。如講生意經之地耳。厥後舞場崛起。時髦男女。又羣趨舞場。卽男女之私。在上海之風尚。已一變再變矣。今則舞場又生涯寥落。不知營營者。又將鬧出若干新頑意。



兒也。

第四十四回

浪漫史癡心憐弱女

秘密黨辣手鬻嬌娃

一四






## 第四十五回

俠士黃衫多情寄書鯉 高堂白髮反哺報慈鳥


却說翠貞一連幾天在船上。顛簸於風浪之中。簡直連一點水米都沒有沾脣過。這天聽說船到碼頭。那個姓張的便幾次三番來催他整備上岸。他這才支撐了起來。因為不吃東西。所以四肢無力。站在地上一陣眩暈。幾乎又是一個倒栽葱。急忙把手扶在船邊的窗子上。才不致跌倒。定了一定神。慢條廝理的把髮髻草草梳了一梳。又換上了一件稍見整齊些的衣服。那些行李。自有姓張的招呼。脚夫挑了。兩人才一落一後。上了碼頭。雇了車子。兩人坐上。風馳電掣的



到了一個所在。翠貞留心打量時。見這所屋子。好像上海的石庫門一般。只是舊些罷了。翠貞問他姓張的道。小伍是不是住在這裏。那姓張的見問。只點了點頭。一聲兒不言語。翠貞見他不說話。自然也不便再問。眼睜睜地看他開發了車錢。姓張的便帶着翠貞。在大門裏走了進去。翠貞四下一瞧時。只見這屋子裏人倒不少。不過盡是些女人。這些女人一個個塗脂抹粉。都似女流氓般。也有敞開了胸脯的。也有赤足趺了拖鞋的。見了翠貞。便不約而同的圍了攏來。向着翠貞儘瞧。只見這姓張的和這許多女人中間一個年紀大些的。拘軻格磔講了幾句北邊話。又回過頭來操着上海白。向翠貞道。小伍在海關上還沒回來。你且在這裏坐一坐。等我立刻去找他來。他



只要一聽說你到了。自會沒命的飛奔來了。翠貞道。那麼。你教他趕緊就來罷。我在這裏舉目無親。心裏怕得很呢。姓張的道。這個自然說罷。便揚長而去。這裏翠貞只得耐心等候。那知直等到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也不見小伍的影子。翠貞這才着急起來。無奈那些女人一個個都是彎着舌頭說話的。翠貞生長在上海地方。這種北邊話教他如何說得上來。可是事到其間。也是沒法。只得硬着頭皮。拖住了一個年紀很輕的女人。問他道。怎麼伍先生還不見來。他女人聽了他的話。只是兩隻眼珠子骨碌碌的轉個不住。瞧他樣子。實在懂得不得翠貞的說話。翠貞見他不懂。便重又鸚哥學舌般的問了一遍。問得那人痴痴的笑了起來。只見他也不答話。一摔手便摔脫了翠



貞便格登格登跑向外面去。拉了一個五十幾歲的老太婆進來。這老太婆胖得像水牯牛般。穿一件藍布襖兒。一個橘皮臉上。偏偏塗了一重鉛粉。弄得紅不紅白不白。十分難看。頭上又挽了一個小小的髻兒。又在髻兒上面插了一朵紙花。這個胖女人却是勉強會說上海話的。只見他逼緊了嗓子問道。姑娘你說什麼。翠貞便照着適才的話。又說了一遍。這一說不打緊。只見胖女人在鼻子來哼了一聲道。姑娘你休得做夢罷。甚麼姓伍的姓陸的。你的丈夫。早就把你六百塊錢賣給我們了。我勸你安靜些。在此處學習學習做生意的法門。一般的可以綾羅裹體。魚肉充腸。你要是不知輕重。要想偏強時。那我可就對不住你。剝光了衣服。請你嘗一頓皮鞭。到那時還是



的要死心塌地聽我們調度的。倒不如見機而作的好。這胖女人一番焦雷蓋頂般的說話。直把翠貞嚇了一個半死。本來女人們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有個一字訣。就叫做哭。翠貞又怎能跳出這個公例。霎時間便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那胖女人見他哭了。更是暴跳如雷。頓足道。你們快拿皮鞭來。這小蹄子好話不聽。不給他一個下馬威。他也不會知道老娘的手段。胖女人這樣一說。外面一間屋子裏。便轟電也似的答應了一聲。正在危險萬分的時候。突然從裏面搶出一個二十來歲的女郎來。向着那胖女人道。媽。千萬別用皮鞭子。等我來勸他罷。那胖女人點點頭道。看紅姑娘的臉。寄一鞭打在這小蹄子身上。這女郎見胖女人答應了。便來牽了翠貞的手。撮着



上海白說道。姊姊。到我房間裏談談去。翠貞見了這種情形。知道哭也無益。難得放着一個同鄉在這裏。正可諸事同他商量商量。便順水推舟。跟了這女郎到了他的房間裏。這女郎見左右無人才輕輕嘆了一口氣道。你姊姊定是上了別人的當了。這裏是來得去不得的所在。老鴰的皮鞭。多少利害。姊姊也犯不着把好好的皮肉。和他拚去。常言道。識時務者爲俊傑。我妹子就是一個過來之人。這話決不會騙你的。還望你姊姊三思。才是。翠貞頓足道。這定是那個姓張的不懷好意。把我賣到這裏來的。求求你姊姊。可以不可以送一個信給我丈夫。我丈夫姓伍。是在這裏海關上做事的。我要是遇見了丈夫。姊姊的恩德。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那女郎笑着擺手道。姊



姊不要發痴了。這裏海關上。那有你的丈夫。翠貞驚問道。這話是甚麼意思。我丈夫來信。明明說是在溫州海關上。怎麼說又沒有這人呢。那女郎輕輕往地上吓了一口道。姊姊做夢還沒有醒呢。這裏那會是溫州。這裏的地名喚做營口。離溫州要有兩三千里的路程咧。翠貞聽了。不禁嚇得目定口呆。那女郎又說道。你上了姓伍的當了。賣你到這裏來。就是那姓伍的。那姓張的。還是姓伍的串出來的呢。痴心女子負心漢。做妹子的。若不是上了拆白黨的當。也何致於當婊子當到這營口地方來呢。現在事已至此。急也沒用。你我命中註定。該受這番磨折。自然逃避不了的。奉勸你姊姊。還是委屈些。做幾天生意再說。要知道和那些老鴿鬥氣。便是皮肉晦氣。我們在他手



掌之中。不得不暫且低頭服小。求免目前的痛苦。這女郎說到這裏。便俯着在翠貞耳朵上。噉噉喳喳的也不知講了些什麼話。末了又說道。我們要跳出這個火坑。除此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我是因爲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爹娘。所以橫了心。在此地混着。想揀一個可以靠他終身的客人。嫁了過去。在營口成家立業。也不想再回上海去的了。你姊姊要是想回去。便千萬聽我的話。不要固執才好。翠貞聽了。也心領神會。便用手帕拭乾了眼淚。委委屈屈答應了。那女郎便去報告了老鵝。老鵝只要不違逆他的命令。他也決不會用武力來壓迫的。自從這一天起。翠貞便在營口地方。做起迎新送舊的妓女來。好在這翠貞也並不是三貞九烈的人。軋姘頭和當婊子。本來相





差祇一間。自然駕輕就熟。也不用老鴿去教導他。翠貞也不是蠢若馬牛般的女子。他面子上雖然隨了從人幹這營生。至於心裏。却時時刻刻想回上海去。他便依了那女郎的分付。留心在客人裏面。想找一個體己些的人。求他救援出火坑。可是揀來揀去。不是輕浮子弟。便是顛顛預預的商人。自己就是摸出良心來對待他們。他們也不見得替自己出力。好容易。終究被他候着了一個客人。這個客人原來是一個中學校的學生。年紀很輕。趁着星期日。便同了幾個同學。來開盤子。一見面就賞識了翠貞。翠貞見這學生年紀雖輕。倒一些兒沒有浮滑之氣。兩下裏往來得密了。感情便一天深似一天。翠貞心想。除了這人。便沒有一個可以幫助自己的了。時不可失。便覷



一個機會。把自己的一番苦處。和那客人說了。這一着棋子。便是那天那女郎教導給翠貞的。那客人聽了。居然也義憤填胸。畢竟學堂裏的學生。腦筋純潔。絲毫不易雜旁的觀念。便立刻把翠貞的話。寫了一封信。報告當地的婦孺救濟會。這婦孺救濟會。本來是專門防止那些匪徒拐帶婦女小孩。須備拔他們出火坑的。當下接了這信。更不怠慢。立刻知會了警察署。這一天。翠貞早上起來了。剛正在梳頭時。忽地見擁進了如狼似虎的十幾名警察。問了一聲誰叫翠貞。翠貞上前答應了。便給旁邊一名警察。鷹拿燕雀般的抓了一把。又把那胖得和水牯牛不相上下的老鵝。也抓住了。一同帶到衙門裏去。翠貞胸中雪亮。知道是那學生寫的信發生了效力。從此可以希



望跳出火坑。所以倒也坦然無懼。只是那老鴇平日裏兇得殺神也似的。此刻被警察抓住了。他正不知犯了甚麼罪。以前的威風早已銷歸烏有。只是面如土色。撲簌簌地只管發抖。連那牙齒也捉對兒廝打起來。翠貞暗暗好笑。一會兒步行到了警察署。那署長便立刻坐出堂來。只問了三五句話。便把老鴇呵斥了一頓。當場派人去弔了翠貞的賣身文契來。塗銷附卷。罰了老鴇十塊錢。便把他釋放。只分付他以後不准收留來歷不明的女子。一面便把翠貞送到婦孺救濟會。住了兩三天。恰巧就有一條船開往上海。婦孺救濟會便備了公函。把翠貞送往上海總會裏去。招家屬認領。臨到上船的時候。那個寫信的學生。特地趕來送他。翠貞自然說了一番感激的話。又



道。若不是。一心記罪父母。便自願跟你回去。充當一名婢女。那學生哈哈大笑道。說那裏話來。我們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給你這們一說。倒似乎我是覬覦你這一個人。才肯出來寫這信的一般。你也休要再說感激的話了。只希望你趕快回去。侍奉父母。沒事的時候。外面少跑。最好到學校裏去讀書。將來也可以謀一個職業。這學生說完話。便頭也不回的去。了。翠貞又吃了幾天風浪之苦。才回了上海。便帶信給一個親戚開雜貨店的。叫他來蓋了一顆圖章。便把自己領了出來。他急急忙忙。一出救濟會的大門。便回到家裏一看。只見他的母親。骨瘦如柴。原來他出去了一年。他的父親。因病死掉。母女兩人。此刻相見。少不得抱頭大哭。他母親又訴說自從你父親死了。



家裏連吃都沒有。你娘有一頓沒一頓的。十分困苦。翠貞聽了。不禁天良發動。便想憑仗自己一身。去掙些錢來。養活這生身的老母。正是

白髮衰親餘涕淚。紅顏嬌女慟肝腸。

欲知翠貞怎樣養活他的老母。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自有救濟婦孺會。而燒獨無告之兒童女子。被拐以往外埠者。得福星爲之照臨。每年被救以出火坑。不知凡幾。誠一大善政也。獨怪彼拆白黨。何竟全無心肝。壞女子之名節。更以爲未足。必欲鬻入勾欄。永世不得超生。而爲女子者。淪落異鄉。憔悴以死。彼拆白黨。誠萬死不足以蔽辜也。雖然。縱有救濟會。而



第四十五回 俠士黃衫多情寄書鯉 高堂白髮反哺報慈烏 一四


百密一疎。彼未發覺者。更不知凡幾。人生何不幸。而爲婦孺。乃遭此荼毒哉。

彼爲翠貞投函救濟會之學生。初非豔翠貞之色。而能不辱使命。翠貞賴其力以脫陷阱。觀其臨行誥誡之語。字字藥石。針針見血。事成而不居功。獨往獨來。如神龍天矯。夫豈齷齪小人所能爲。中國不亡。賴此一二青年。買絲綉之鑄金事之可也。

## 第四十六回

鈿轂輾紅塵似曾相識 歌筵逢翠袖於意云何

話說翠貞被拐出去。爲時才祇一年。及至跳出火坑。回到家裏時。好似丁令威化鶴歸來般。原來他的父親。已是在三個月前死掉了。只賸下他的母親一人。眼瞎耳聾。生活上自然十分困難。有一頓沒一頓的在那裏捱命。翠貞見他娘狼狽到這等模樣。不禁心如刀割。便涕泗滂沱的說道。媽呀。你也不用傷心。總是女兒自己不好。上了他的當。此刻虧得爸爸在陰世裏保佑我們娘兒倆。總算飄洋過海的回來了。從今以後。女兒無論如何。總廝守着你媽。要活時我們娘




兒倆便一起活。要死時便一起死。總不教你媽捱餓。就是他的娘聽了這話。心中好似打翻了五味瓶般。也辨不出這滋味。是甜是鹹。是酸是辣。只摟着翠貞在懷裏。心肝肉兒的亂叫。從此以後。翠貞便一心廝守着他的老母。再也沒有心思在外面和人家勾搭了。不過這一年中間。翠貞因爲在營口做過妓女。所以生活上是漫浪漫漫的。要是教他重又到絲廠裏去做工。一時間實在受不了那種拘束。況且絲廠裏自從翠英走了之後。他的缺早給別人補去了。此刻翠英就是要回去。也愁回不進去。他再四思維。覺得要維持生活。實在也是不容易的事。常言道。與其餓殺。不如犯法。自己橫豎已經是當過婊子的了。就是現在嫁了人。從一而終。須也造不得貞節牌坊。不如





趁在一潮水裏。再做做這生意罷。主意想定。便來和他的母親商量。他的母親。原也不捨得親生女兒去幹這個營生。叵奈母女二人。吃飯問題。沒有方法解決。自然說不得只好走這條路了。翠貞見通過了母親。便一心一意。要去做生意。這回翠貞却不比在營口。因爲上回是被逼迫着。無何奈。可才勉強接客的。這回可是出於自動了。當下自有人把他介紹到杭州老三那裏去。翠貞見上鹹肉莊。比較野雞么。二都覺得自由些。也就安心。聽憑人家宰割。這一夜。翠貞本來已是解衣服睡了。偏偏杭州老三家的那個娘姨來叫他。翠貞見時光不早。欲待不去了。禁不得那娘姨因爲拿了顧本立的四角車錢。要是叫不到一個人。豈不是回去不能銷差。所以死拉活扯。定要翠



貞去走一遭。又說這位客人來頭可不小。你小姐要是和他對了勁。他一萬八千都肯花用。這是一個機會。你小姐不要錯過了。翠貞聽了。不免心動。便披上衣服。重施香粉。再點朱脣。分付他娘好好的照管門戶。自己便隨着那娘姨步行着。也不雇車子。因爲這時翠貞早已和他娘遷在北泥城橋居住。離杭州老三家也還不遠。果然翠貞的身段面貌。都還可以將就過去。顧本立便和他相對躺在床上。盤問他的身世。那翠貞便從小伍軋餅頭說起。直說到營口回來。因爲生活上的壓迫。才不得已吃這碗飯爲止。滔滔滾滾。及至翠貞說完話時。早已天色大明。那些糞夫在後門上碰成一片。嘴裏喊着倒馬桶。倒馬桶。翠貞這才說畢。便低低問了顧本立一聲。道時光不早。



了。可要我來服伺你睡罷。顧本立打了一個呵欠道。我此刻聽你說了這一番傷心史。實在不忍再和你有肌膚之親了。我看橫豎天色已是大明。索性不用再睡。我和你兩人一同到沈大成吃點心去罷。翠貞見顧本立不肯再睡。心裏便着急這一夜夜度之資。不要落了空。便睜大了兩隻眼睛。一時問說不出話來。顧本立已經知道了他的意思。便微微笑道。你不要急。這一夜的錢。我還是照常給你。橫豎我和杭州老二是老朋友了。總不會防我要漂帳的。你只管向他要去。他自會給你。翠貞聽說。這才放了心。便真個跟了顧本立。往沈大成來吃點心。這時天光才亮不久。路上行人稀少。只見一輛兩的糞車。推的挽的。往來不絕。憑你工部局裏定章。定得如何兇。糞車上的



蓋蓋得如何嚴密。可是裏面所存貯的。究竟是那黃澄澄的排洩物。在那裏一搖一晃。一般臭氣息。髒滋味。自然還是要在空氣裏奉揚仁風的。嚇得兩人掩鼻不迭。幸喜沿着南京路往東走。三腳兩步。便到了沈大成。只見那些店裏的夥計。一個個打着呵欠。摩挲倦眼。表示出渴睡才醒的神情來。顧本立和翠貞揀了座頭坐定。也不見夥計來招呼。良久良久。顧本立等得有些不耐煩了。便呿了一聲。發話道。怎麼。你們連生意都忘記來招呼了。話聲未絕。便來了一個大塊頭的夥計。側着身子。送上杯箸來。一面還陪笑道。對不起得很。委實因爲時光還早。大家都忙着招呼灶上。倒累得先生們久待了。但不知先生吃些什麼東西。請分付下來。立刻替先生做起來。就是。顧本




立這才氣平了。便要四了兩竹葉青。又要了幾個盆菜。無非是腳爪爆魚。排骨之類。果然那個大塊頭的夥計。招呼得十分週到。一歇兒功夫。酒也來了。菜也來了。兩人便淺斟低酌起來。談談說說。倒也十分有興。這一頓酒。直喝了有三四個鐘點。又教下了兩碗蝦仁麵來吃了。才由顧本立付了帳。立起身來走路。顧本立出了沈大成。便向翠貞道。我這個時候。有些渴睡。想要回家睡覺去了。過幾天。我們再在杭州老三那裏見面罷。說罷。便雇了一輛黃包車走了。翠貞便一個人穿過浙江路。沿着水門汀向西走去。這時海關的大鐘。早噹噹的打了九下。翠貞才走到先施公司門口時。只見自西向東來了一輛汽車。斜刺裏從對面馬路上橫岔過來。到了先施公司門口。便停



件了。車門開處。裏面低着頭。出來了一位貴婦人。只見這貴婦人。帶了許多的鑽石首飾。一團珠光寶氣。反把這貴婦人真正的天姿國色。遮掩住了。那些走路的人。被這一團光彩。吸引得都把眼睛定了。翠翠也不敢逼視。只立定了脚。偷眼在這貴婦人身上打量。那貴婦人婷婷嬈嬈。下得車來。便向先施公司大門裏走去。在翠貞身旁。攔身而過。嚇得翠貞躲閃不迭。說也奇怪。這位貴婦人。走到翠貞身旁。却停住不走了。只向他放出嬌滴滴的喉嚨來。道。這不是翠貞姊麼。翠貞見他貴婦人停步不走。已是萬分奇怪。如今忽地這位貴婦人。竟會認得自已。叫出自己的名字起來。而且翠貞兩字。下面又加上了一個姊字。教翠貞如何會不受寵若驚呢。忙定睛細看時。這貴婦



人的面貌。像在那裏見過的一般。只是想不起來這是誰了。聲音也十分熟溜。當下却不敢冒昧廝認。只是站着發怔。那貴婦人瞧了這個情形。知道他已是不認識自己了。便一面笑。一面上前攙了翠貞的一隻手。嬌聲說道。翠貞姊。不認識我了嗎。我就是小芸呀。我們別多時。須要好好好的把別後情形。敘述一番。此處不是講話之所。且待我去買了些東西來。我們一同去找個地方談談罷。說着。便一把拉了翠貞。並肩走入先施公司。……看官們。不要說翠貞在這個所在遇見小芸。真是出其不意。就是列位。瞧我這一部海上迷宮的小說。瞧到這裏。也不由得不有些摸不着頭腦呢。奉勸列位。且休性急。做書的自然負着詳細交代的責任。少不得磨得墨濃。蘸得筆飽。慢



慢道來。且說那小芸自從聽了少英的話。進了小花園春紅家。改名老九之後。在花界裏。倒也聲名鵲起。一般客人。誰不涎垂三尺。叵奈老九的脾氣。不很和平。要是有人和他說一兩句頑笑。他還一般的會板起面孔。連理都不來理你了。和他頑笑。尙且不能。休要說動手動腳了。所以一般客人都異口同聲。說這老九。竟是一朵玫瑰花兒。他的香氣。他的顏色。是人人歡喜的。只差上手起來。那刺有些棘手。不過上海的長三堂子。也一般的靠着賣賣身子。才能覈拉住生意。要是真個實行賣嘴不賣身的那句老話。管教一般客人。一個溜之大吉。誰也不肯來拚命報效。所以老九在堂子裏。臉雖不錯。無奈他脾氣特別。過了些時。那般客人。抱着希望。不能達到。便漸漸的都說





他不好起來。等到脾氣不好這四個字的考語出了名。自然沒有一個客人敢再來和他兜塔了。所以眼睜睜地。看着老六和老三。生意很好。自己却連和也沒人替他碰。雖說老九進來的時候。沒有講定一個月要包多少花頭。可是究竟也覺得面子上不很好看。幸虧邱少英替他請過一回客。做過半打花頭。總算勉替自己撐了場面。可是除此以外。便沒有第二個人來報效過。堂子裏原是勢利之場。那些本家做手。背後自然不免要有些閒言閒語。好一個老九。却偏偏能夠忍耐。只裝做不聽見。也就完了。有一天。老九趁着吃午飯的時候。生意上沒有甚麼事情。便來探望他的婆婆。不想他婆婆。因為聽了本家一番說話。說老九不會應酬客人。板起了一張死人面孔。連



第四十六回 鈿殼碾紅塵似曾相識 歌筵逢翠袖於意云何 一一一

老六老二的客人。都給他嚇跑了。他婆婆聽了這話。如何不氣。便趁老九回家的時候。拍桌大罵。說你要是再這樣不會拍客人的馬屁。老實不客氣。便要押你到野雞堂子裏去了。這一席話。直罵得老九急病攻心。幾乎不昏了過去。當下含着一包眼淚。回到生意上。一個人躲在小房間裏傷心。這時無巧不巧。偏有人來叫他的堂唱。老九接過了局票一看時。只見上面寫着挺大的一個英字。下面歪歪斜斜早寫着小花園春紅五個字。紅字下面。又註了一個小小的九字。後面便打了練條般的一連串的黑圈兒。道這個堂唱。是邱少英叫的。又不能不去。當下便換了衣服。同了一個粗做大姐。叫做阿寶的。兩人合坐了一輛黃包車。照了局票上的地址。到極東飯店四層樓來。



踏進房門一看。果然是邱少英。原來這是邱少英朋友開的房間。少英偶然跑來玩耍。兩人覺得寂寞。便寫局票叫堂唱。這時那朋友的堂唱也來了。於是兩個人各自敷衍各人的相好。倒也各行其是。正是

人言此是鴛鴦侶。我當哀鴻一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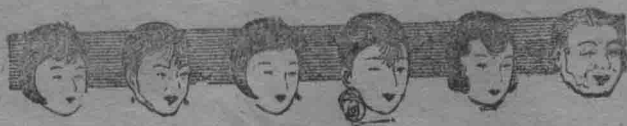
欲知少英和老九說些什麼話。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海上爲罪惡淵藪。人人能言之。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推其原因。則生活程度。繼長增高。爲之厲階也。蓋惟其生活程度之日高長。於是月給所入。不足爲升斗之瞻。實逼處此。懦者效爲鼠竊狗偷之行。強者握白刃。囊手鎗。公然搶劫。甚者且擄



第四十六回 鈿轂戀紅塵似會相識 歌筵逢翠袖於意云何 一四


人勒贖。索值必數萬金。女子則以賣身爲生活唯一之塗徑。上海一埠。上中下三等妓寮。何止萬家。宛轉刀砧之女子。更四五倍之。秘密賣淫者。尙不在此例。此外女灘簧。女說書。女伶。電影明星。舞女。兼操皮肉生涯者。更不知凡幾。試非生活困難。必不致如是夥頤。觀於翠英母女一段談話。可以恍然。此所以孫中山先生之極力欲解決民生問題歟。



## 第四十七回

念身世哀猿泣巫峽 論嫁娶嬌鳥脫雕籠

且說邱少英見老九眼睛紅紅的。像才哭過模樣。不禁心下十分疼惜。便忍不住問道。好好的又和誰咽過氣了。老九見問。淒然長嘆道。我處於這樣環境之下。那咽氣便是家常便飯。不一定要誰給我氣咽。我才會覺得難過。眼前除掉你之外。那一個不是要我好看。再過下去。簡直願意一條繩子。一把刀子。自己尋個死路。免得天天受壓迫。那滋味比死還要難受萬倍呢。說到這裏。淚珠兒更禁不住和珍珠斷線般。滾個不住。連一件印度綢單旗袍上。點點滴滴。都濕了不



少的地方。那阿寶不禁着急起來。道：九小姐仔細衣服。邱少英搖手道：一個人當傷心的時候。決不要禁止他不許哭。須要讓他哭一個暢快。那憂鬱才不致積壓在心裏。生出別種病來。我知道老九是輕易不肯哭的。今天定然萬不得已。才忍耐不住起來。橫豎哭髒了衣裳。不值幾個錢。我邱大少也還賠得起。便索性讓他去罷。老九聽了這話。果然越發嗚咽得擡不起頭來。一伏便伏在邱少英的身上。抽噎噎。那淚痕也沾染着些在邱少英的白畢肢袴子上了。邱少英也不勸阻他。只用手撫摩着老九的那一頭秀髮道：你有什麼話。便告訴我罷。老九這一哭不打緊。累得少英的朋友。和另外一個堂唱。都呆呆的瞧着他。忘記了說話了。果然老九這樣一哭。心裏便寬暢。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媒人總不教你吃虧。就是老九也不便再問。便又和少英把請律師的手續研究了一番。兩下便叮嚀而別。到了第二天。老九果然連飯都沒吃。便照着少英告訴他的那個律師的地址。投奔而來。進了門。只見一間很大的寫字間。人來人往。十分熱鬧。一隻四個人坐的寫字檯。周圍便坐着四個書記。只見他們中國字外國字。再加打字機。忙得不亦樂乎。足見這律師的生意着實不錯。老九走了進去。便有一個茶房模樣的人。問他找那個。老九便道。找律師。早有一個書記招呼他坐下。茶房見是生意經上門。倒也不敢怠慢。便倒上茶來。那書記便放出應酬生意的手段。盤問老九的姓名。老九道。我叫春紅。老九是在小花園的。那個書記聽了。知道是生意上來的。可是這位



律師是個花叢健將。時常有生意上的人去找他。其實也並不是爲了要訴訟。一大半還是來找他請客做花頭的。所以這書記怕老九也是律師的相好。他的這一番招攬生意的功夫。豈不是白用了。所以趕忙問了一聲道。你來找我們律師。還是找他辦案子呢。還是爲了私事。這書記問到這裏。旁邊另有一個書記便插口道。你不要問了。適才律師出庭回來。便關照我們說。停一會倘若有一個小花園的春紅老九來。便立刻領他到裏頭一間裏去。這多份是律師直接接的生意。我們又拿不到扣頭。何必要你夾在裏頭瞎起勁呢。你不必多問了。快帶他到裏面去罷。那書記聽了。不禁倒抽一口冷氣。便分付茶房。把老九領了進去。才見少英早已端坐在裏面。和一個腰



大十圍的人。在那裏講話。老九料想那大塊頭就是律師了。少英見了老九。便招呼道。你才來嗎。老九還沒答話。那律師便笑道。這位就是九小姐麼。請坐請坐。我這裏堂子裏打官司的事情最多。九小姐這回和姓沈的脫離了關係。我是公費分文不取的。都看在我們邱家老弟面上。不過你九小姐往後要是再和邱少英拆起姘頭來。我再替你們證明時。這公費就非一千兩銀子不辦。那大塊頭律師說罷。便先自一陣哈哈大笑。老九被他劈頭就尋了一個開心。不禁羞得滿面通紅。把手蒙着臉。連頭都招不起來了。少英便也笑着罵道。狗嘴裏總不會長出象牙來。老九最是臉嫩。你一尋開心。他連話都要羞得說不出口了。大塊頭律師忙道。九小姐不要生氣。因爲堂子



裏的人面皮老的居多。所以我每逢他們來託我打官司時。我總是要尋開心說笑話的。說順了口。不知不覺間。便要露出馬脚來。其實尋開心說笑話。也並不是不應該的。我有時興緻來了的時候。連在庭上都還要和法官以及對造律師尋尋開心咧。如今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九小姐你請放心罷。你的事情。是很容易辦的。你只要這幾天躲在那個僻靜所在。我一封信。包管你的公婆尿流屁滾的跑到我這裏來。他們聽我的話便罷。不聽我話時。我便到衙門裏告他去。包管他會就我範圍了。老九道。但不知這事要緊不要緊。我因爲生平沒有上過公堂。所以心頭只是小鹿一般的亂撞呢。那律師又打哈哈道。九小姐。你放大了胆子。有什麼危險。都由我大塊頭担任。倘





若官司打輸了。你九小姐儘管來咬我的肉。好在我身上肥得很。咬下來紅燒蹄膀。倒要燒好幾十碗呢。這大塊頭律師的笑話。說得連老九也不禁笑了起來。大塊頭見居然引笑了老九。他自然十分得意。便越發磔格磔格笑個不住。正是

從古千金難買笑。而今四座盡開顏。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一部海上迷宮。惟小芸得好結果。然而假令小芸之結果。在邱少英身上。則仍不脫落難公子中狀元之窠臼。春繭生之筆。如神龍天矯。必不出此。乃借少英之口。說出不能娶小芸之理由。此項理由。又說得入情入理。又爲小芸所萬萬不能批駁。



第四十七回

念身世哀猿泣巫峽

論嫁娶嬌鳥脫雕籠

一四

者。少英恐小芸失望也。則以修蹇自任。勸小芸卽嫁是人。而是人之姓氏。亦不肯說出。讀者試掩卷猜之。假令此人而前此未見於是書。則春繭生不又成爲庸手耶。惟其人爲讀者所習知。前書因已見不一見。而後海上迷宮。乃成絕世妙文。



## 第四十八回

天空海闊火坑抽身 細馬明珠倡門送嫁

話說那大塊頭律師說完笑話。便立刻按鈴喚了一個書記進來。分付他寫一封代表老九的信。送給老九的婆婆沈老嫗去。大意是說強逼爲娼。足以構成解除婚約的原因。現在本律師代表老九。要求把這婚約解除。恢復老九的自由。限你三天之內。快來接洽。要不然。便立刻向法院起訴了。這些說話。都是官樣文章。那書記也寫得熟極而流了。大塊頭律師又問了老九婆婆的住處。教那書記立刻就寫了派人送去。須要帶回單簿。教這收信人簽字。不消一刻功夫。那



書記果然把信寫好。送進來。教律師過目。律師草草看了一遍。便在信上署名的地方。蓋了一顆圖章。教封好了送去。那律師又教少英把老九安頓在僻靜所在。至於生意上。在這事情沒有解決以前。更不必去。少英一一答應。表過不提。且說沈老嫗接到了這封信。果然急得不得了。幸虧他的丈夫認識一個律師。掘客。便帶了沈老嫗去找另外一個律師。商量辦法。那個律師看了信。又問了沈老嫗一番情節。真把個頭搖得像博浪鼓般。說道。這個事情。你完全是下風。若是和他打官司。就是打到最高法院。決計也不會有你勝訴的分兒。不過我們當律師的。和醫生一般無二。不死的病。固然要醫。就是死病。只要你出足了診金。一般的也可以替你立一張藥方。不過這藥



吃下去有效無效。那是照例不負責任的。你一定要我代表你辦這件案子。我自然也可以照辦。不果說明在先。勝訴敗訴。憑各人的運氣。我可不負責任。公費要一百兩。一文也不能短少。沈老嫗見律師這樣說。知道事情不妙。他那裏肯再拿出錢來打敗訴官司呢。只得垂頭喪氣。退了出來。一口氣跑到老九代表那個大塊頭律師事務所來。禁不得大塊頭大打官話。沈老嫗平日一片雌威。此刻可半點也使展不來。只是說軟話。想弄幾個錢。那大塊頭律師也是個老口。却一個大錢都不肯花。兩個人纏夾了半天。經不得沈老嫗再三哀求。那律師才答應了五十塊錢。當下沈老嫗眼淚婆婆。便在律師擬的一張脫離據上。簽了一個字。拿了五十塊錢。淒淒惶惶的走了。這



裏大塊頭律師見大功告成。便喜孜孜的打了一個電話給邱少英。邱少英便在鴻運樓定了一席二十塊錢的翅席。請這大塊頭律師吃飯。自然律師墊出的五十塊錢。便由少英如數拿了出來。還訖。席面也只請了少英的三五個知己朋友。不邀外客。所以老九也夾在裏頭陪客。少英便問老九。究竟願意不願意再在春紅那裏做到節上。還是另外找一個安身之所。老九一想。另外一時也找不出安身之所。就在春紅那裏敷衍一下。等少英來替自己想法子罷。當下便把這意思和少英說了。少英也點頭道好。這一席菜。吃到十點鐘。大家便都告辭走了。老九因為少英這麼替自己出力。而且並不是覬覦自己的身子。才肯拚命去幹的。兩下裏雖然認識一年多了。可始



終是彼此客客氣氣。沒有旁的客人般。那種猴形極相。就是這幾天。少英也安置他在一家親戚人家。要是換了旁一個男子。早開好了房間。要享他應得的權利了。所以老九能夠保存他這一點處女的貞操。可說是完全出於邱少英所賜。你想老九如何不感激邱少英。感入骨髓呢。閒言休絮。且說老九自從脫離了姓沈的。便依舊來到春紅生意上應酬客人。好一個邱少英。爲了報効老九起見。便揀了一個日子。替老九請客。燈紅酒綠。居然兩桌圓檯上。都坐滿了。老九雖然不一定存什麼世俗之見。可是少英替他請客。究竟也總算在本家那裏。綑了場面。所以這一天。倒收拾起愁眉淚眼。打疊精神。在檯面上應酬客人。那少英便指點一個三十幾歲年紀。胖胖身裁的。



第四十八回 天空海闊火坑抽身 細馬明珠借門送嫁 六

人給老九道。這位大少姓朱。他要轉你一個堂唱。你坐過去罷。少英一面說。一面便向那姓朱的遞了一個眼色。那姓朱的也會意。只微微的含笑點頭。少英照例便寫了一張局票。遞在老九的手裏。老九接了。不就過去。少英催了幾遍。老九嬌嗔道。是你的主人。本堂自然要多坐一歇。你何必催呢。是不是你另外還叫了堂唱。一會兒就要來了。怕我坐着多一隻耳朵。有些討厭。所以要設法我走路嗎。少英笑道。你錯會了意思了。我邱少英是向來不踏堂子門的。因為你在此地。所以破天荒請了兩回客。除你之外。我那裏還有堂唱。我教你坐過去。我另有道理。此刻你不必問。停會子我自會一明一白的告訴你。你不要發脾氣。乖乖的坐過去罷。老九這才沒得說了。便繞圈





子坐到對面去。在那姓朱的背後坐定。老九向來看見了陌生人。是照例不說話的。便低頭默默無言。那姓朱的倒也很大方。只淡淡的問了幾句話。坐了不到半個鐘點。便立起身來。執了一把酒壺。替兩席上的人斟酒。這時各人的堂唱都來了。霎時間便絃管嗷嘈。笙簫聒耳。顯出一派繁華景象來。直鬧到一點鐘。才紛紛的走了。少英一個個招呼過了。見房間裏只賸自己和那姓朱的兩人了。便伸手教房間裏把那一件薄暎吱西裝的上身衣服。和姓朱的一件單紗馬褂。都拿了來。老九見他們要走了。便上前說道。時候還早。你再坐一會去。也還使得。少英道。我在極東還開着房間。少停再來叫你堂唱。我還有要緊的話和你說咧。老九見挽留不住。也就罷了。便送了他



們下了樓梯。回到房間裏。覺得十分疲乏。正想歇息一會時。不道天井裏吊局票的那竹籃兒。鈴鈴鈴的又響了起來。接着便吊上一張局票來。果然是少英的。叫到極東飯店四百十一號。老九估量少英一定有話告訴自己。所以還來叫堂唱。自己雖然身體覺得疲乏。可也不能不去。幸喜身上衣服還沒有換掉。當下便也不帶阿寶。光是一個人。便坐車子來到極東飯店。電梯升到四層樓。便順了號數數去。只見少英剛正走在房門外。便招呼老九進房間裏坐地。老九抬頭看時。只見適才那個轉自己堂唱的朱大少。銜了一枝雪茄煙。正在沙發上閉目養神咧。老九照例招呼過了。少英便把他一拉拉到銅牀上。就在牀沿上坐了下來。指了那個姓朱的和老九說道。這是




我的表兄。他是湖北人。家裏少說些。就有幾百萬家私。以前原也是歡喜玩耍的。所以在漢口窩子裏娶了有三四位姨太太回去。不想他的那位姨太太。氣量極窄。見丈夫娶了小老婆。嘴上不說。心裏不免不願意。因此竟氣成疾病。不到一年的時光。竟是嗚呼哀哉了。論理。那些姨太太。見大太太死了。應該格外巴結上進。誰有福氣。誰便好扶正。不想這幾位姨太太。究竟堂子裏的習氣太深了。所以只知道吃喝穿賭。在外面看戲打牌鬧闊。鬧得不亦樂乎。至於丈夫身上的寒煖。都不在心上。我們這位朱大哥勸他們時。他們一個便和他翻臉。把我們這位朱大哥氣極了。便硬一硬心腸。給了這幾個姨太太每人幾千塊錢。教他們滾蛋。我們朱大哥受了這個激刺。才帶



了一萬塊錢。順流而下。到了上海。想在上海尋覓一個情投意合的女子。不想第一次就踏了仙人跳。把這一萬塊錢花得一文不賸。我們朱大哥氣極了。說天下的女子。沒一個不是狼心狗肺。從此他竟要披髮入山。不問世事了。倒是我勸他的。說天下的女子。未必個個沒有良心。即如你老九便是一個很有志氣的女子。我當時便把你的一番苦境說了。他還不信。說是我編着哄他的。只恨一時沒機會。我不能就帶他來見你。今天他一見了你的面。他才十分佩服。相信我這話不是假的。我爲你着想。爲他着想。便極力勸他娶你。他居然也在我面前表示答應了。我以爲我們這位老大哥第一層。他大小老婆死的。去的去了。他這回願用正式的儀節。娶你過去做大太



太。第二層。他現在也覺悟。從前不應該在女人淘裏廝混。立誓不再出去玩。所以近來他連堂子門口都不踏了。若不是我今天和他說明是你生意上。他也決不會來的。你看他在檯面上。別的堂唱一個沒喊。足以證明他的確很能看破一切。你嫁過去。準定彼此可以相敬如賓。第三層。我們這位老大哥。他家私究竟現在也還贍好幾百萬。你嫁過去。生活是不要你担心的。他還很有意思。想在上海辦一家工廠。你那時大可以幫助他做一番事業。第四層。我等你們成就了好事。便要飄洋過海。往法國去了。這樣一來。讓我可以安心求學去。也不致於再提心吊胆了。少英說完這番話。老九才明白少英所謂有話告訴。原來就是爲了自己的婚姻問題。便偷眼望那姓朱的。



時只見他倒也生得一表堂堂。不過年紀比自己大了十幾歲。可是比較那些堂子裏的十姊妹們。嫁給五六十歲的老頭兒。做小老婆去。總覺得此勝於彼。況且這姓朱的又有錢。嫁過去。又算是大太太。少英又是自己的恩人。他做的媒人。好意思不答應嗎。當下打定主意。便含羞帶笑的說道。邱大少。你是我天海中一葉破舟的把舵者。你把舵的說要向東。或者向西。我這破舟自然違拗你不得。何必又要來問我呢。少英見老九答應了。自是不勝歡喜。便來拉了那姓朱的一把。就在一隻小檯子旁邊坐了下來。磋商這嫁娶的儀式。老九只是低着頭。一聲見不言語。聽憑他們說。怎樣便怎樣。絕對沒有世俗女孩兒們。臨出嫁。爭論聘金。爭論妝奩。甚至爭論到近親儀仗。那



種惡習慣。這個會議開了只有半個時辰。便散了會。決定備一家旅館。正式結婚。至於新娘的衣服首飾。老九便一切聽憑他們作主。計議定當。老九才告辭回堂子裏去了。正是

隱約玉膚留蜴蜥。玲瓏山枕認螭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一部海上迷宮。假使盡人無好結果。將使天下仁人孝子。爲之灰火短氣。故書中特使小芸得其所天。以去。夫天下事。不如意者十恆八九。世安有能如小芸之種豆種瓜。卒得善果者。而海上迷宮。竟大書特書之。與後文之兇徒。無一漏網。一望而知爲小說家之寓言。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之恆蹊。殊不知天



第四十八回 天空海闊火坑抽身 細馮明珠偕門送嫁

一四

下人。至聖百不得一二。至愚百不得三四。而百之六七十。則庸人耳。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治裨官家言。譬如宗教師之說道。不宜嫉惡太過。有誨淫誨盜之嫌。於此中稍示懲勸。其有補於世道人心者。匪淺。正不得以尋常小說窠臼視之。





## 第四十九回

攜朋好賽狗話明園 起風波羣魚入法網

說話那邱少英的表兄姓朱的。不是別人。正是這部海上迷宮第四回中所說的。踏了阿七和韓小姐活絡門門的那個朱琴生。那琴生初到上海。他的老表弟邱少英。就勸他說。上海地方。不比漢口。人情狙詐。一個不留神。就要落了那些惡人的圈套。你萬事總要審慎些。才是。朱琴生自仗也是風月場中的老手。那裏把少英的話放在心上。從古說。驕者必敗。朱琴生自負不凡。便處處掉以輕心。自然情願願來上阿七的鈎兒了。這些話。做書的在第四第五回中。都已交



代明白可笑那朱琴生自從經了這番懲創居然便洗心革面住在少英家裏不再往外面拈花着草了。少英爲老九着想覺得要是教朱琴生剛他倒是一雙兩好果然他這個媒人一做就成功。朱琴生也等不到過端陽節就揀定一個日期在極東飯店大廳和老九行結婚禮。這一天倒也賓朋滿座鼓樂盈門十二分熱鬧。老九這時覺得自己做了良家婦女這老九兩字便不很適用當下也就告訴了琴生把自己從前的名字恢復了從此老九便依舊叫做小芸。朱琴生沒有結婚之前早已在靜安寺路租賃了一宅洋房裏面用惠福花紙裱糊得纖塵不染又買了白漆的紅木的幾房間傢具雇了兩名僕婦用了一名男僕一名汽車夫兩下裏便實行組織新家庭起



來。小芸是經過患難的人。此刻雖是做了少奶奶。却一些也不搭架子。克勤克儉的掌管家務。朱琴生也足不出戶。兩人恩愛異常。過了一年。鸚鵡鸚鵡的生涯。這一天。小芸因爲天氣漸漸炎熱。想往先施公司。剪些紡綢來。和朱琴生做幾身小衫袴。所以吃了早點。便坐着汽車往南京路而來。不想下車的當兒。就遇見了那當年一同在絲廠裏做工時的同伴翠貞。便拉了他同到先施公司去買了料子。又拉他同坐汽車。回自己家裏而來。一進門口。那個當差的便上前稟道。奶奶出去之後。少爺接了朋友的電話。約他吃飯。下半年還要到靜安寺去瞧什麼浴佛節。晚上又要到明園去看賽狗。今晚看來非一兩點鐘不得回來。少爺本待不去。叵奈那朋友連打了兩三次電



話來。才却不過情面。只得去了。教我們稟知少奶奶一聲。說若是少奶奶一個人覺得在家寂寞。便打個電話去。少爺立刻就回來。少爺把電話號碼也告訴了我們了。小芸道。讓他去罷。他幾天不出門。讓他去解解悶也好。不必打什麼電話去叫他。累得他身體在外面。心挂在家裏。那當差的答應了。幾個是字。小芸便讓翠貞往自己房間裏坐地。翠貞留心打量。覺得小芸現在。便宛然是個富家的少奶奶了。自己想想以往。原曾一同櫛風沐雨。拾過那小飯籃兒。如今一個在天堂。一個在地獄。真是那裏說起。當下便問問小芸別後的情形。小芸原原本本。訴說了一遍。又來反問翠貞。翠貞哽咽着。便把自己如何上了姓伍的當。如何被他們做了圈套。把自己賣到營口當婬



子。後來幸虧有人寫信到婦孺救濟會去。才得回到上海。又如何因爲家裏父死母老。連飯都沒得吃。才不得已而操那秘密賣淫的生涯。翠貞人是很爽快的。倒也並不隱瞞。一一述給小芸聽了。小芸聽了。回想當初和翠貞在絲廠做工的時候。交情原也不薄。不禁灑了幾點同情之淚。當下便勸翠貞。不必再操這個秘密賣淫的生涯了。趁着青春未老的時候。嫁一個男人。常言道。樹高千丈。葉落歸根。這終身的事情。原要自己立定脚跟才是。你要是沒有錢。用我這裏倒可以補助你一點。也不枉我們大家做了姊妹一場。說罷。便在小首飾箱裏。取出三十塊錢的鈔票來。交給了翠貞。那翠貞聽了。小芸的勸告。不禁十分感動。他操那賤業。原也是萬不得已。本來要想揀一



個情投意合的男子。託付他終身。小芸一番說話。正合了自己的意思。所以這三十塊錢。也就不再推託。當下又談了些旁的話。小芸留他吃了飯。才告辭而去。這一天。小芸因爲存心想讓朱琴生樂一天。所以也沒有打電話去叫他回來。不料朱琴生到晚上三點鐘。還不見回來。原來在外邊已是出了岔枝兒了。做書的一枝筆。不能寫兩面的事。只好丟了小芸。再說朱琴生。這天在朋友家吃了飯。便到靜安寺去看熱鬧。因爲這天正是釋迦牟尼佛的生日。靜安寺裏一般善男信女。都來進香。十分熱鬧。那些趕節場的。又都搭了布蓬。在靜安寺路和極司非而路上。擺了不少的攤。大家提起喉嚨。你也喊刮。我也喊實在好。鬧得鴉飛雀亂。也是租界上的定例。在這俗佛



節前後三四天裏頭。在靜安寺週圍擺攤。可以不要照會。所以雲屯蟻聚。那人越擠越多了。朱琴生和幾個朋友。一路閒逛。直逛到日落西山。才回來了。晚上又往明園去看賽狗。原來這賽狗。是上海新興的頑意兒。一般的也有買香賓票。和狗位輸贏。朱琴生因爲沒有去過。所以隨着大衆去逛了一會。及至回來時。那海關上的大鐘。剛正噹噹的敲了十二下。幾位朋友。尙有餘興。便死拉活扯。強要朱琴生到跳舞場裏去坐一會。朱琴生這幾年來。對於繁華綺麗之場。早已絕迹不去的了。更兼這天。他心裏記着。小芸。所以再三聲明。自己不能奉陪了。那知這幾位朋友。偏要他一同去。走一遭。朱琴生却不過情面。只得打疊精神。跟了他們一同走路。何奈一個人沒了興緻。就憑




你再熱鬧些。也如老僧入定般。不聞不見的了。所以朱琴生看了那些痴男怨女。樓抱了一對一對。在燈光黯淡之下。跳來蹤去。他却毫不在意。也是合當有事。他無意間一回頭時。只見附近一隻杌子邊。獨自坐着一個少婦。這少婦也一般學着時髦妝束。穿了一件短旗袍。腳上穿着肉色的絲襪。和一雙高跟銀色的小蠻靴。顯得出這個少婦是個常在跳舞場上走走的。朱琴生一瞧這少婦。好生面善。及至在腦海裏一個迴旋。便恍然大悟。原來這少婦不是別人。正是自己一輩子也忘不了。在他手裏裁過劬斗。天天想要報他仇的韓小姐。這時朱琴生見了韓小姐。便想起從前踏了他們的仙人跳。正是冤家路狹。分外眼明。好一個朱琴生。倒也不動聲色。幸虧他身旁有





一根柱。遮掩了韓小姐的視線。自己便躲在那柱背後。只暗暗的留心察看韓小姐的舉動。這時因爲韓小姐只是蹣跚一人。穿得又是這們漂亮。自有一般遊蜂浪蝶去。轉他的念頭。也不知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便有人上前要求和韓小姐同舞。韓小姐含笑點頭。兩人便頓時在音樂聲中相抱而舞。朱琴生看得真切。便想索性看他一個究竟。果然韓小姐用的還是美人計。也不銷一盞茶時候。突然間從外面進來了兩三個穿黑物華葛長衫。頭戴拍拉草帽的人物。朱琴生一看。更是駭然。原來這些人。正是當初動手搜檢自己口袋。把一本支票簿搜檢去的。那幾個阿七的黨羽。叫什麼油老蟲阿毛。一見封喉老四。剥皮老虎金生等一班流氓。只見那油老蟲阿毛。



第一個當先。便鷹拿燕雀般。把那和韓小姐同舞的男子。抓了一把。抓出舞場。分明是要和他們講斤頭。敲那個男子的竹槓。問他一個引誘良家婦女之罪。原來這種是最近跳舞場裏新興的仙人跳咧。朱琴生一看。知道報仇的機會到了。當下更不怠慢。便發瘋也似跳了起來。追蹤出去。只見這般流氓。簇擁着方才的那男子。正在沿了馬路向北走去。朱琴生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出一個警笛來。噓哩哩的吹個不住。頓時印度巡捕。中國巡捕。聞聲而至。多至十幾名。一個個拔出手鎗來。還疑惑是綁票呢。朱琴生指揮他們。說這班人都是匪黨。我報過捕房。尋了他們一年多。不曾尋着。今天却給我狹路相逢了。那些巡捕見朱琴生的氣派。料知不是假的。便蜂擁上前。



把這班人捉住。及至在上一搜時。油老虫阿毛身邊。還帶着一柄手鎗。那些巡捕。一聲吆喝。便把他們一個個抓住了領口。就借了朱琴生的汽車。連同韓小姐。解到巡捕房去。朱琴生是原告。自然也同去的。及至到了捕房。一查舊案。果然朱琴生曾經來報告過。况且又是身藏手鎗。這般人決非善類。便留心檢查他們的指模。原來租界上的警務。辦得向來很有精神。捉進去的刑事被告。一個個要他們的蓋下指模。將來一犯了案。一查便可以查得出來。這種關於指模的學問。在西洋的法律學校。列爲專科。就叫做指模學。足見這種學問的重要了。及至一查油老虫阿毛他們的指模時。便發現了剝皮老虎金生。在七年以前。犯過盜案。在西牢裏釋放出來。才只一年多咧。



這種過犯。不但仙人跳是他們的拿手戲。準定還有甚麼旁的案子。也是他們做的。所以巡捕房裏。不敢怠慢。便細細的隔別盤詰。一問果然問出他們還有個巢穴。便派了通班探捕。照了他們的口供去搜查。果然又捉到了許多同黨。還發現了他們的巢穴。原來那綁票機關裏面。剛正綁了一個人家才週歲的小孩子。因為受了驚恐。所以變成懨懨一息了。幸虧巡捕去救了出來。才不致送掉小性命。這時那些阿七的黨羽。一個個都捉獲了。却單單不見了黨裏的首領阿七。探捕再四盤問那些匪徒時。有的便說是聽戲去的。有的便說是洗澡去的。可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那些巡捕只得留幾個看守這房子。候阿七回來時。再把他捉住。正是



所幸羣魚齊入網。其如一鶴獨凌空。

欲知阿七捉到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君子報仇三年。固不必亟亟耳。佛家因果之說。自有其至理。世間作惡者。惜未之知。蓋作惡譬如負債。未有不償而債權人肯捨棄之者。且怨毒之於人。苟有血性。疇不知報。彼百出其技。以求倖逃者。未嘗不沾沾自喜。孰知冥冥之中。有人爲之平亭軒輊。惡人縱苟得於一朝。而將來食報。且什百倍於其所得。譬之於水。蓋始終保其平行綫。雖微風激之。以生波濤。而靜者其本態。波濤其變態也。世人能悟此理。則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西方極樂世界。卽在靈臺方寸間。惜娑婆世界衆生之不悟乎。



鳴呼。

第四十九回

攜朋好賽狗話明園

起風液羣魚入法網

一四



## 第五十回

勸善懲惡大功告成 禹鼎溫犀全書結束

且說這綁票窟被捕房破獲了。其餘的匪徒都已就逮。只有首領阿七。却因爲這時剛正跑了出去。獨獨被他倖逃法網。可是那些探捕。如何肯就此罷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非要想法子。把阿七捉住。不可。當下便臨時開了一個會議。議決留七八個巡捕。守在屋裏。把門兒。虛掩了。好讓阿七不知道。同黨都已入了網羅。少停興匆匆回來。推門進屋時。便可以手到擒來。不費吹灰之力。又怕阿七究竟算是黨中的首領。身上定然藏有軍器。不要見了巡捕。拔出鎗來亂放。那



倒不是頑的。所以一聲令下。大家都在手鎗裏裝好了子彈。那手指又都扳在機關上。但等阿七一腳踏得進門。便大家不約而同的。把七八枝手鎗指着阿七。好讓他倔強不得。一衆巡捕。布置停當。大家都以爲阿七一定就要回來的。也不怕他飛上天去。便都磨拳擦掌。準備廝殺。那知天下事理想和事實。往往背道而馳。直等到五點多鐘。遠近的雞聲。喔喔的啼成一片。却依然不見阿七的蹤跡。一衆巡捕。便都有些困倦起來。本來一個人要是一夜不睡覺。最難熬的時候。便是天光將亮未亮。那時憑你怎樣能夠熬夜。不免也要呵欠連連。所以這許多巡捕。到了此時。漸漸不似適才的雄糾糾氣昂昂了。內中有幾個。早已上眼皮合向下眼皮。想打個磕銃。好養養精神。正





在情思迷離之際。誰想那阿七。早不來晚不來。偏在此時却回來了。可怪他不走虛掩的前門。却偏走關了的後門。只聽見後門上一陣叩門聲響。這一響不打緊。便把幾位巡捕先生。腦筋裏都震動了一下。大家揉眼睛。伸懶腰。你向我霎霎眼。我向你努努嘴。便都躡手躡腳。挺起手鎗。來到後門首。中間一個三道頭。便第一個當先的。搭一聲。把後門開了。這一開不打緊。七八枝手鎗。便齊向那個阿七前胸頂住。吆喝了一聲。真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就憑你是個慙不畏死的匪徒首領。也管教嚇得你屁滾尿流。果然那個阿七。目定口呆。頭上的汗珠兒。比黃豆還大。嘴裏只是期期艾艾。說不出話來。一衆巡捕。留心看那阿七時。只見阿七赤着雙足。穿了一身藍布短衫袴。敞



開胸脯。露出胸前一身黑肉來。頭戴一頂風吹日曬。有帽無邊的山東膠州國貨草帽。那些巡捕。暗想適才捉到的許多匪徒。一個個都穿着黑物華葛袍子。何等漂亮。怎麼首領阿七。這樣的貌不驚人。身上又穿得十分破爛。像是鄉下人的模樣。難道要避免我們的注意。特地這樣的喬裝改扮不成。他們當巡捕的。每逢捉到了人。第一句就劈頭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這裏一衆巡捕。雖然明知道這個人是匪黨的首領阿七。却也不能不照例問一句。便齊聲吆喝了一聲。只見那阿七。身上只是撲簌撲簌的發抖。等一衆巡捕問他的名字時。他才顫聲說道。我我就是倒倒倒馬桶的阿阿木林。一衆巡捕。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個時候。正值天色才明。是倒老爺活動的時期。



倒老爺照呼人家娘姨大姐拾馬桶出來。照例是澎澎澎敲人家後門的。誰想到這屋裏守了有七八名巡捕。預備捉拿綁票匪的首領。只要一響動。也不管你倒老爺不倒老爺。便立刻一窩風擁得上前。預備捉拿。本來一般倒老爺敲後門的時候。口裏總是喊着倒馬桶呀倒馬桶呀的。這天自然也照例喊着。不想一衆巡捕正當打呵欠。想要睡覺。所以倒馬桶呀這四個字。倒沒有聽見。就只聽見了叩後門的聲音。便大家誤會這綁票匪的首領阿七。不走前門。却走後門回來了。所以七八枝手鎗。便一字兒向着他。嚇得這倒老爺魂靈出竅。也是合該這倒老爺晦氣。當下斷斷續續。說明了自己的職業。一衆巡捕。不覺都好笑起來。心想我們原想這傢伙不像是綁匪的。



首領原來是一個倒馬桶的。便把手鎗收了回來。喝一聲去罷。這位倒老爺才抱頭鼠竄而去。那些巡捕只得重又回到屋裏守着。直守到早上九點多鐘。還不見阿七回來。料想這阿七定是得了風聲溜之大吉了。大家只得回捕房報告銷差。捕房裏因爲照租界的章程。捉到的刑事被告。應該在二十四小時以內。解送法庭審訊。不似內地官廳把被告羈押了。竟有幾個月不見法官面的。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這可也算黑暗達了極點了。這捕房因爲有這個章程。所以第二天早上。就把這一千被告。解送法庭。法庭上因爲這案子人證未齊。所以諭令展期開審。這一千人便依舊羈押在捕房裏。暫且不表。再說那朱琴生把這件事情弄妥當了。從捕房裏出來。回到家裏已



是三多點了。他們倆本來夫妻感情很好的。所以小芸不等朱琴生回來。再也不肯睡覺。一個人綉十字布。想綉一對枕頭套。把現在所用的一對換得下來。因為現在的一對。綉着鴛鴦紅綠顏色。配得似乎太覺俗氣了。所以小芸想另綉一對。光是四個中文篆字。叫做甜蜜之夢。覺得大方些。他一心在這枕頭套上。一針一針的刺去。倒也不覺得時光長遠。他想十二點鐘敲過。琴生總該回來了。等他回來。再弄一點稀飯吃。然後安睡。也還不遲。誰想一點鐘都敲過了。還不見琴生回來。他這時不免有些着急。才想起了白天琴生不是留着一個電話號碼麼。這會子打個電話去問問也好。便按了按電鈴。叫那當差的。那當差的正想渴睡。聽了少奶奶呼喚。才不敢不掙紮着。



整向上房裏來。可是不免呵欠連連。衣衫不整。小芸這時因爲心裏一着急。把一股無名火提了起來。見了那當差的這般模樣。不覺十分不悅。便冷笑道。平日間養了你們。一個月十塊錢的工錢。誰不是要拿三四十塊家去。你們也該摸出良心來。如今少爺還沒回家。不曉得他在外面有什麼事故沒有。你們倒先睡得着覺了嗎。這當差的碰了一個頂子。不敢答話。只呆呆的站在一旁。小芸便道。白天少爺留下的電話號碼。你去拿來。當差的應了一聲。是。才回身去了。向着那些娘姨大姐。伸了伸舌頭。那些娘姨大姐。知道小芸向來是不發脾氣的。這回發了脾氣。恐怕輕易不得收篷。所以一個個提心吊胆。也不敢再偷懶磕睡了。只在旁邊伺候着。小芸看明白了電話號



碼。便親自立向電話機旁邊。搖了過去。報明號數。那知許久不見對方有人答話。小芸只得重又把聽筒掛上。再搖過去。果然電話局裏又有人問他要接幾號。小芸便告訴他說。適才那個號頭沒有回音。請你再搖搖過去。那接線生答應了。又隔了良久良久。便問小芸有回音沒有。小芸道。依舊回沒有回音。那接線生說。怕是那邊已經睡了。小芸聽說。只得耐着性子央告道。對不起。請你再過搖一搖去。我們有要緊事和那邊說呢。接線生聽了。便把那邊的電話鈴搖個不住。這一陣鈴聲。果然把那邊底下人在睡夢中驚醒。便起來接電話。小芸這一方面。才算聽到了回音。小芸問明白了。沒有接錯。才問他說。我們少爺在你們家裏。走了沒有。那邊答道。你們是朱家嗎。你們




少爺同了我們少爺吃了晚飯。說是到明園看賽狗去的。至今沒有回家。小芸見琴生和朋友在一起。料想不會出什麼岔枝兒的。這才放了心。把那電話搖斷。回來臥房裏安心等候。那些當差的和娘姨大姐。自然也只得睜大了眼睛。照望主人回來。好不容易。一直等到三點多鐘。才聽見門外一陣汽車聲音。接着門鈴便響了。當差的知道少爺回來。便忙不迭的去開大門。小芸也走出屋子。在階沿上見朱琴生依然健步如飛。沒有甚麼事故。這才放下了心。當下便簇擁着朱琴生。回到屋裏。小芸不禁埋怨他道。怎麼你出去了。想不着回來。把人都急死了呢。朱琴生道。不要說起。今天若不是弔去一遭。我那一年以前的冤家。也決不會狹路相逢。說着。便把自己到跳舞場裏。





遇見了韓小姐。如今韓小姐和一千人都押在巡捕房裏的一番情節。說了一遍。小芸才明白朱琴生到這們晚回來。原來爲了這個事情。當下娘姨們盛上稀飯來。兩人對坐飽餐了一頓。才分頭就寢。過了幾天。朱琴生忽地接到了一張法庭的傳票。就是因爲這韓小姐的案子。傳他到庭作證。到了開庭的一天。小芸因爲生平沒有看見過衙門裏審問案子。所以約了翠貞。和朱琴生一汽車坐了。到法庭裏來觀審。那知不見猶可。一見時。心頭不由得小鹿亂撞將起來。原來小芸在一年以前。和翠貞一同從絲廠裏回來。兩人分了手。小芸獨自一人。走到康腦脫路的西段。被幾個流氓攔路調戲。幾乎不遭了他們一毒手。正在老急萬分的當兒。忽地跳出一個路見不平。拔



刀相助的邱少英來。把這許多流氓打敗。可是少英自己也受了重傷。那些流氓的面孔。是小芸一輩也忘不了的。可怪今天在庭上。許多候審的匪徒。就是當初調戲自己的流氓。足見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小芸正在思想時。回過頭來看那翠貞。只見翠貞面色慘白。眼睛裏好似要淌下淚珠來的一般。忙推了他一把道。翠貞姊。你身上覺得不舒服嗎。翠貞把手指了一個匪徒說道。這人正是引誘自己的小任。不想今天做了匪徒。在這法庭候審。怕非監禁十年八年不可咧。阿彌陀佈。也不比我翠貞去找他。他一般的也有今日。不表兩人說話。且說法庭上把這件案子研訊了有兩個鐘點。才下堂諭。判決被告分別監禁。連那韓小姐。也定了徒刑七年。獨有那首領阿七。竟